

論

語

稽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黃岡王莫中女校
金州于漸遠古宜參校

季氏稽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子曰

顓臾必據之後風姓之國春秋二十一年左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婦與有濟之祀註
太婦伏羲也四國伏羲之後又左傳成風杜以爲左國女則左亦風姓也 本魯之附

庸周制不五十里者不遠於天子
其朝貢皆附於諸侯故曰附庸 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冉有與季路爲季氏

臣來告孔氏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子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

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孔子曰使主祭蒙山

禹貢有二蒙徐州之蒙其東蒙也兗州之蒙蒙平西蒙也東蒙即仲嶺所云奄有龜蒙也元和郡縣志乃分東蒙爲二謂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者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者爲東蒙山相距僅五里而不知徐州之蒙山只是一山故漢地理志於蒙

陰城下註曰禹貢梁山在西南有嶺與國在
此山下而曰東者別於梁州之西梁而言之耳

且在邦域之中矣

孔曰魯七百里之邦

江永曰邦
域之中

干戈於邦內兩
邦字皆古封字

顛與爲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

孔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

以伐爲孔曰何用滅之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曰

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曰周任

古之良史

周任商之太史也或曰即巫任左傳傳引其言一見隱六年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勝去草區安災區崇之
絕其本標勿使無植則善者信矣一見昭五年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又家語引其言曰民悅其愛者弗

可敵也昔
其善言

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

清按陳列二句是周任語危而不
持二句則夫子說以曉之也

危而

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

能何用相爲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

馬曰柙檻也楨權也失毀非典守者之過耶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

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

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季氏之孔子曰求君子疾夫孔曰疾如汝之言也

或式三曰孔謂此爲切夫費彼
也凡應傳言若夫費若彼也

舍曰欲

之而必爲之辭。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孔曰：國諸侯也。家卿大夫也。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不患貧而患不安。孔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包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孔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鄭曰：蕭之言蕭蕭牆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蕭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果囚桓子也。鄭謂伐顓臾在昭五年，分公室之後，故引陽虎定公時事證之。清按今致伐顓臾實季康子事，鄭說也。

朱註

季氏至顓臾

顓臾國名

冉有至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

孔子自衛返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孔子至冉求尤用事故獨責之夫與與社稷

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春秋傳昭五年季孫舍中軍與公室也初任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

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魯禮祿之而資於公按此即哀公也不足用之故善三家各自以助法取之民而以資法實之公也 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

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中則不必伐是社稷臣則

非季氏所當伐也冉有至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至

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且爾至兕野

牛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責正義曰虎兕皆獸名兕似牛郭註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兕如野牛而青兕古文從儿周官甸人職

掌四游之獸辨教百獸註養獸以安樂視之然者其養術也安養與藩閭藩術即此所云柙也柙謂守備重人掌之玉謂命圭典瑞掌之象也瑞掌曰陽虎外瑞是出柙也儀與於郭城是毀之柙中也或謂曰出柙擊兵指用於外毀於柙中矣仁義禮

於內黃式三曰虎兕與季氏冉有至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閩者據曰顓臾去費七十里故曰近史廷校曰兗州府志故顓臾城去古費城

六十 孔子至 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至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

安季氏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

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忠於貧而和則不忠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

傾覆之患

夫如是至安之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忠則修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動兵於遠

今由至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

長以爲顓臾在邦域中是社稷也近於魯曰邦內則非遠人也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則非不取也當以魯夷徐戎

常之國若曠以爲指歸人謂哀元年冬二年春三年冬六年冬七年秋皆伐邾故也邾所魯雖七十六里然魯敵國則遠人矣

自爲一國宜從宋註也

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至內也

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

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春秋傳哀二十七年事

愚按伐顓臾事春秋不書蓋因夫子之言而止也

清按集註引洪氏曰二子仕季氏凡季氏所欲

亦多矣此事不見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歟禮運曰哀十一年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君子之

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在其中飲從其薄如是則以師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難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

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而明年春即書用田賦則顓臾之

伐倘非因夫子之言而止春秋亦必書矣又按此當與爲長府事因閔子之言而止者同一例

以左傳韓非子及

毛書論曰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

此章之文攷之冉有季路於孔子反魯後蓋嘗同仕季氏

釋是夫子反魯後子路再仕季氏之證韓非子季孫相得子路爲郕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了路挾粟而登之孔子使子

七年孔子自楚返衛後致見世室穆及先遯爲政事內有下莊而子路再仕季氏則在哀十一年從孔子返魯後而欲伐
則與者則康子季孫肥也又公羊載子路死衛於難離之年則哀十四年也蓋書記之於哀十五年是二子於哀十一二三
年實同仕季氏十四五年子路始去而仕衛也通維城曰此不必求諸他處卽下文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之文觀之卽由求并仕季氏之說此尤事理之至易明者也 子路未見用事而冉有則

既爲庶歛之計又爲益地之謀故其言愈辯而夫子愈責之又示以均安之道警
以齋牆之禍

蓋註者稱爲屏藩者謂也雖謂謂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隸士以隸則道牆非季氏所當有此蓋
屏藩之別名當時列國異稱詩之什人維濟大帥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論語之樹塞門苟子
之容者其類也特自天子至士其物不同其所設之地亦不同耳此但言內變不必泥以解之 而顛與之伐卒

以此止則聖人之言所補救者大矣清按有國有家者今宜訓有治國家事之責
任者均無貧卽今日民生社會主義之意由是而和而安則天下大同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子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弑

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

昭公十世死乾侯鄭曰亦謂幽王之後也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自大

按惠公請禘周公於太廟歌雍以徹
則禮樂自惠公已備之始隱公矣

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孔子季文子初得政 以前政在 威氏四世 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

因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馬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爲季氏家臣至

虎三世而出奔齊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孔子曰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

則庶人不議 孔子曰無所非議

宋註 孔子至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諸侯必刑之乃矣然後征則之其然然後殺 逆理愈

甚其失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至 言不得專政 天下至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

循其口使不敢言也

愚按禮樂征伐天子之事諸侯不得專者也 清按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喪自德無位不敢作禮樂 禮樂 天子使者上伐下也 禮 天子者功也 禮 天子者功也

作樂治定制禮自虎通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樂起兵誅不獲者所以強外弱枝於天子也 禮 天子者功也 禮 天子者功也

引文氣無然後事征殺又曰則非禮然後爲禮未則主禮則管轄於天子又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視將之是諸侯必受命

天子乃有禮樂征伐之權故曰自天子出也 春秋之世凡三變隱桓以下政在諸侯 吳昌宗曰周自烽火之變而禮樂窮 禮 天子者功也 禮 天子者功也

詩之射天下無道之始也 莊十三年北杏爲始得二十八年河陽爲極五伯迭興天子守府此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者也 清按第言禮樂則惠公請須臾公用經秦作莊時宋用桑林楚以地豎待節至晉文請殿之類皆是也 倍文

以下政在大夫

吳昌宗曰莊十九年公子結盟於宋文二年公孫會諸侯文八年仲遂與趙盾盟於文十一年彭生與鄆至會承茲成十五年饋剛大夫專會莊十六年饋剛大夫獨盟禮樂不自大夫

出乎隱二年齊師入極四年魯會伐鄭莊二年公子慶父伐徐師傳十七年季孫滅項成二年四國戰臺而晉山豎之突襄十四年十三國伐秦而悉出大夫之手征伐不自大夫出乎襄季孫曰自隱四年魯會伐鄭則貶而去莊十一年宋會盟折亦貶而去旗權猶不遽下移也隱二十九年大夫為齊宋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齊魯之盟君上殺十五年以上罪下罪入蔡齊師缺而大夫始專矣投澤至成二年盟之戰魯以四師帥師而三家之勢強襄十六年復梁之盟行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清按若第言禮樂則季氏都伯敬雍賦定哀以下政在陪臣 萬景曰不言禮樂使文仲山節禮稅管仲健蘇朱絃仲叔于奚曲孫繁繼以朝將是也 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

者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強奴抗游主第相固於門之內而已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凡會盟之事皆與焉若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執其主而卒不得與於會春秋之法叛以地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然南則以費坂第其長子帥師則費陽支叛第其盜竄實下大司侯犯以郟坂第者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唯不書其地不書以地叛矣亦紀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費陽家位也賤之者絕之也又曰宋樂罷有陳更鄭寧達有許取齊陳恆有陳白衛孔禮有單良夫晉趙鞅有董安子魯仲孫有公 劉逢孫曰齊 自僭公小霸 陳處父而季孫亦有陽虎弗極皆陪臣之執命者也 十世五世三世之失蓋約略言之 自僭公小霸

而合諸侯季孫意與莊莊凡十世而陳氏專國魯自獻公修撰孫惠文而代許以寄其後蓋成景昭悼平昭道亦十世而公就為鄭國所滅遂成三家分晉之勢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桓至昭公出奔亦凡十世至於大夫之五世希不失者獨於於三桓而齊之陳氏晉之三家終以竊國蓋陳氏及韓趙魏齊公侯之子孫復其始故也若陪臣三世希不失而前則弗極陽虎皆及身失之者蓋夫子之言計其間惡和速故稱三世也清按劉說殊穿鑿所謂十世五世三世者乃大約如此言權愈下移其失愈速約而計之不出十世五世三世鮮有不失者非必有一成不易之局也 又言天下有道大夫不專政庶人不議蓋傷今

思古之意也不議者不得非議之也

方觀也曰諷謂與讓國政強云私讓則君上之得失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王者附隨焉而事行不悖登得謂為無違乎齊庶人

二字兼凡民及專史胥徒之屬與夫家室家宰而言之凡民可以傳語胥史胥徒及家宰諸位不當與謀國政左傳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郭也鄭子國曰國大有命而有正卿京子言焉將爲戮矣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習其殺也故曹豳論戰見魯大夫之已歸重人告伯定見胥卿大夫之無學鄙人論政而曹豳亡皆無道之世庶人議政之驗也均可備一說清按專制之天子今宜訓練一政府

禮樂征伐不自統一政府出則不爲列國之紛爭必爲藩鎮之割據斷不能長治久安也庶人不議者政府既治與論國民亦知大體無有可議者也又爾雅訓不爲大可備一說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鄭曰言此之時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

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春秋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欲立之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故襄仲即東門遂惡即子赤也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

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政逮於大夫四世矣鄭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按朱註

子始尊國政整悼平柯子爲世世與鄭異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孔曰三桓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

出桓公故曰三桓仲孫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家語孔子在陳問魯司寇吳及宗廟子曰其恒儂乎禮則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儂

親盡矣而功儂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加焉三日得使至果桓儂廟也

朱註孔子至微矣逮及也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

愚按上章統論春秋之世此章專論魯也魯自宣公時季文子專國公室不得制

其爵祿而政在私家至孔子時魯君歷宣成襄昭定凡五世精按毛奇齡曰春秋昭二十三年左傳叔孫舍如宋宋樂前曰

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衰政四公矣又三十二年公薨於乾侯史駁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

子武子世增其費得文公益而東門襄仲殺立應得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兩人所言皆曰四公上

自文公以後下迄昭終之年宣成昭昭凡四世其不及定公者樂前史駁言此皆在昭公時而夫子言此在定公時故也其

不及文者由昭公等而上之為宣公也故史記得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漢齊貨志亦云魯

自文公以後魯去公室政在大夫則此章五世其為宣成襄昭定鄭注確精按毛奇齡曰樂前

不可易也以為五世者文宣成襄昭定未即樂前史駁之言而思之也 季氏歷文武平桓凡四世精按毛奇

昭政在季氏三世史駁謂文字武子增蓋是蓋以季氏執政自文字始無武子平子三世其不及桓者以昭公時未有桓子

也孔註以文武悼平為四世則多悼而少桓朱註以武悼平桓為四世則知有桓而多悼少文兩皆失之不知武子之卒在

昭公七年是時悼子先武子卒而平子以孫繼祖而代立悼子未為昭則政不遽之故四世當以文武平桓為斷濟 三桓

又按文字者季友之子於春秋文公六年見經桓子於哀三年卒則宣成襄昭定之世季氏正文文武平桓四子也

三家然以別子為祖繼別為宗之義言之則季氏為大宗此當以季氏統叔孟而

言也精按毛奇齡曰桓公之子莊公為君莊公母弟季友為季氏應昆弟叔牙為叔氏慶父為孟氏又稱仲氏古封地之

世創立宗法天子諸侯自為一宗天子諸侯之弟必更氏易族以別為之宗禮所謂諸侯不敢稱天子大夫不敢祖

諸侯者也是以一君之弟必以同姓者立為大宗無同姓弟則以庶長為大宗大宗者宗子也百世不遷而諸弟各為小宗

小宗五世則遷桓公之子惟季氏為宗叔牙為宗叔牙之弟季氏三桓者以其族言之則三家皆是以大宗言之則即指季氏此

章上文言四世謂季氏也下文言三桓則以季氏統叔孟而言也濟又按季文子名行父武子稱悼子紀季子意如桓子斯

時則叔氏自叔牙之子公孫茲傳其子得臣又傳倫如於宣五年立成十六年奔齊又傳穆叔豹昭子舍成子不敢至定五

年武叔州仇立自伯如益州仇凡五世孟氏自聖父之子公孫教傳文伯教惠叔難繼未為卿獻子茂於宣九年見經傳莊子連葬伯馬儂子德儂子何志至哀十三年卒自茂益州仇凡五世今孔子言政遠大夫是專指季氏言之故曰四世也

微謂家臣屢叛也謂按是時季氏家臣陽虎弗慢爲亂而仲孫氏亦有公微處父叔孫氏亦有候犯故曰三桓之子孫微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馬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友善柔馬曰而柔者也友便佞損矣鄭曰便佞也謂佞而辯也

朱註孔子至損矣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近於誠友多聞則近於明便習熟也使辟謂有威

儀而不直清按盧文招引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爲諛媚則辟諛爲正義申馬註巧辟者辟與避同則辟諛爲避或引高郵本解註皆作便僻又後漢書佞倖贊在觀便佞皆各有義證然細審經文語氣宜從朱註爲長

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正義曰爾雅釋訓或柔而柔也鄭注詩新義云或柔而柔以色下人也鄭此注云善柔善柔謂口柔而柔體柔也清按此亦宜從朱註爲長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正義曰爾雅釋詁便佞字通何休云

辨佞辨爲類矣說文謂便巧言也論語友便佞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愚按友者同志者也從兩又又古手字也一手不能獨舉而取助於兩取諸人以

輔己之義也學而篇母友不如己者蓋渾言之此章三益三損則分析言之也

正義

引公羊定四年傳何休註朋友相勸云君臣言朋友者謂處本以朋友之道爲子齊桓仇孔子曰益者三友云云則三益三損皆指人君言之直者正言無諛者也諛者忠信不欺者也多聞者識政治之要者也便辟但爲察媚而不直善柔但爲而柔而不淑便佞但爲口辯非有學問亦與多聞相反清按此可備一說然君臣朋友皆以義合則君臣實與朋友同自後世我君過甚比君於父故以何註爲疑而曲爲之解耳又黃式三曰便辟者習於盤旋退避之容一於中運是足恭也善柔焉正而柔是令色也便佞說文作偏佞鄭讀辯是巧言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 何曰動靜得於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孔曰恃尊貴以自恣樂佚游王曰佚游出入不知節樂宴樂損矣孔曰宴樂沈荒淫瀆也三者自損之道

朱註孔子至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游則惰慢而惡聞善

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

愚按上章損益就取諸人者言之此章損益則就在己者言之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鄭曰

躁不安靜也魯讀躁爲傲今從古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曰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顏色而言謂之警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警者也

朱註孔子至君子有德位之通稱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

愚按君子者成德之人可奉以爲師法者也幸而侍於君子正可以君子之言爲

法偶有疏忽則過矣曰躁曰隱曰警學者可不知所警哉潛按潛謂謙曰說文無謙字有遜字疾也當即謙矣謙論孝衰章

言不及而言者傲也陳澧曰以所知傲人也荀子勸學篇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讒韓詩外傳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未可與言而言謂之昏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曰得貪得也

朱註孔子至血氣形之所恃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

愚按人自少而壯而老其年不同其血氣之盛衰即不同而其用事而爲病因亦有所不同知其病而隨時謹持之不以一時之失貽終身之羞庶幾全而受者全

而歸矣君子者成德之名言其常以三者自戒也

講按禮儀曰惟君子於言則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強暴老則好利云云亦此章之證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何曰順吉逆凶天之命也畏大人鄭曰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何曰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畏聖人之言何曰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何曰恢疏故不知畏狎大人鄭曰狎愼忽之言愼見而忽也何曰直而不肆故狎之侮聖人之言何曰不可小知故侮之也

朱註

孔子之言畏者嚴憚之意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昇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之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至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愚按凡人動曰無所畏此無忌憚之小人也若君子則戒慎恐懼無往而不以兢

業持之此云三畏亦就其大綱而言耳

清按天命正義以爲當兼德命祿命言之知己之命限於天則惟其德命而仁義之道無或失安於祿命而吉凶禍福必修身

以依之妄爲苟寬者非委心任運者亦非也大人處士析見禮與大人言事君註大人卿大夫也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註大人講侯也昭十八年左傳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喪失而感社註在位者易乾九二利見大人荀爽云謂天子見庶孽位者又禮運在天大人道也荀爽亦謂大人道法見於天位器人作而萬物視是其義也又華九在大人處變未占有字馮勝註謂舜與周公然則大人華九在上位者仲是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子曰困謂有所不通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朱註

孔子至下矣

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愚按人之稟賦萬有不齊而要以能知爲主蓋必知之而後能行之也其等雖有上有次有又次及其知之一也惟困而不學則終於不知故曰斯爲下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朱註孔子至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
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慙思義則得不苟

愚按洪範五事貌言視聽思以之分配五行此章專指思字約計有九或思其正
或思其反足以補洪範之義矣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孔
曰探湯喻去惡疾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
見其人也

朱註

孔子至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冉閔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至

求其

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

愚按見者目之所見也善不善兼所見之人與事言之如不及唯恐其遠也如探
湯唯恐其近也此二者誠身之學也志者心之所之道者人所當行之路隱則無

可自見而志必先定行則大道爲公而措之天下此二者天民之學也淑身之學
有志者可以自致而天民之任關乎時運故語皆可聞而其人自見有未見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孔曰千駟四千匹也

此據來馬言之一乘四匹

千乘則四千匹也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馬曰首陽山在河陽蒲版縣華山之北河曲

之中也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者也

朱註齊景至駟四馬也減不以富亦祇以異其類之類與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

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恐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文

汝何安集解本無誠不以富二句朱子曰第十二篇移入此章今從何本

愚按千駟者公廐之馬也

陳道祥曰諸侯六閑衛文公之駟也三千齊景公之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國若遠引却敬觀駟申之云千駟蓋指

公廐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放在民間者也周禮使人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駟馬六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駟而諸侯六閑則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駟千者也倘侯若以千乘之國言之則

當時諸侯千乘者多矣不備齊景而齊為大國其地且不止千乘此當如重耳適齊桓公賜之馬二十乘任末甚公亦賜之馬二十乘及陳文子有馬十乘之類皆公既所賞之地而晉非千乘之國百乘之家之例也又說免處景公言我長於三千乘以田賦言即三千乘之國此有馬千乘非其如也

首陽在平陽近於河濟者也 國若蒙曰史記正義首陽以田賦言即三千乘之國此有馬千乘非其如也

書以為在蒲坂舜都者得之矣謂莫微信於舜莊然已兩說互存既云河北縣雷首山夷齊所居十三州志曰山亦名雷首山夷齊所居也山南有古驪柏樹然攢攢及邱阜俗謂之夷齊取又云平縣故城有首陽山今在襄陽縣春秋所謂首陽也夷齊之歌所也上有夷齊之廟蓋莫能定指孰是也

古錄云竹子湖言中篇夷齊居河濟之間莊子讓王載夷齊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首北至於首陽則首陽當在蒲坂之北雷首山枕大河不得言北也況論語首陽之下是首陽二字乃山名非首山之陽也蒲坂當首山一名首山不名首陽則雷首山在蒲坂者非也詩序風首陽之節首陽之下唐即行地始封在首陽即夏禹都極饑漢裏在今平陽獻公居絳亦屬平陽為堯都又為黃帝之神所其地近河濟又在蒲坂之北與會子莊子所言會合章夷齊先隱河濟之間史記云武王東伐封夷齊叩馬而諫焉在孟津之地孟津正當河濟間也史記又云武王平殷亂天下宗廟夷齊廢之隱於首陽

山采薇而食遂餓死是武王克商後乃去河濟而北至首陽也然則首陽在今平陽無可疑矣

夷齊常餓於其下 身儲夷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讓國隱於首陽而北至首陽也然則首陽在今平陽無可疑矣

得志乎橫尸不葬豈得孝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是賢人也令扶去夷齊反首陽山其身不食周粟唯食草木而已後遂西令支縣結家白狼石虎杜漁故采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夷齊聞言即遂不食七日餓死則國信曰武王伐

封夷齊叩馬而諫靡不食周粟隱於首陽遂餓而死此史遷之齊也明文衡山王直以此說為經謂無諫武王伐殷隱首陽餓死事伯夷去封陶西伯在文之初年已稱天下大老文享國五十年又十三年而武伐封時夷齊當百餘歲未必兄弟俱與太公奔年而尚存也在則何不早諫而何必道旁叩馬且以文所敬之大老左右欲殺之何武王竟無一言而唯太公一言而後扶去也遷作周紀云武王祭於東觀兵至孟津暴文王葬所也然則夷齊何為言父死不葬愛及干戈也孟子聞

誅一夫封未聞私君然則夷齊何為言以中伏君也武王弔民伐罪天下悅服而夷齊乃置食其粟而餓死不與人情大相左乎史遷所據者采薇之歌耳此乃逸詩不知何人所作安知非戰國秦項時人作而遷何即指為夷齊耶故夷齊首陽之

誅一夫封未聞私君然則夷齊何為言以中伏君也武王弔民伐罪天下悅服而夷齊乃置食其粟而餓死不與人情大相左乎史遷所據者采薇之歌耳此乃逸詩不知何人所作安知非戰國秦項時人作而遷何即指為夷齊耶故夷齊首陽之

說嘗指逸孤言其論語只言誠不言死夷齊讓而餓與齊放之食而富兩相形且齊景之兄莊公爲崔杼所殺景不能討而貪其位與夷齊兄弟相讓當愧矣吳英曰此章言伯夷齊餓餓以對齊景之千駟其不言其餓死也餓於首陽之下耳不必其死於首陽也孟子解以伯夷與柳下並言意者叔齊先死歐陽中曰王而夷齊十辨大抵主於有國無國者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有齊景食兄莊公之國德祿好而不思討者也然王氏謂讓餓死爲無其事則莊子及呂氏春秋並載有夷齊事者在史遷之前王氏何所見而必謂其無也清按此章但言餓於首陽之下不言死即夷齊之死不必論而太公既佐武伐則夷齊安知其不與太公並在而讓武伐則也太公歸周而仕周夷齊隱而不仕故未早讓而臨時始叩馬耳左右欲兵之武王未及言周公而扶去之亦事理之常也殊一夫者弔民伐罪之義庶私君者尊卑上下之辨各行其是未可主此而奴奴也惟祭與而云父死不葬史遷未免矛盾耳總之此不言死當以餓於首陽之下爲斷兄弟讓國固以對齊景之貪富讓武伐射窮祿終隱亦以對齊景之貪富不必指爲無

在德也

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雖有馬千駟及其死而無德可稱夷齊雖窮餓而到今稱之其稱何謂豈非其德之而德王註所謂以德爲稱謂即稱也斯即德也黃式三曰蕪子由柳下惠論引上見義二節合此章爲一義聚氏集亦云當合爲一章齊景知夫子之尊而不能用善於下之言而不聽行是見善如未見也田氏之不正嗣子之不定是其惡而猶嘗試之贊謝然而探之也夷齊遠國以求志也扣馬而讓以達道也程淵以爲有功澤經清按此亦可備一說

斯指德而言言民之所稱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馬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

也對曰未也嘗獨立 孔子獨立謂孔子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

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朱註陳亢主
與問乎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至
學時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曰至
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陳亢主
子也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亢

以爲遠其子

愚按此亢欲於素所聞之外別求一捷獲之術也

說本黃
式三

亢問而伯魚稱對曰者記

者之失也

吳英曰亢非門人亦必弟子伯魚安得稱對曰此對字
當是衍文因下有對曰來也之文而誤也請按此可從

夫子訓鯉以詩見陽貨篇

子即伯魚爲
周南召南

訓以禮見大戴禮

勸學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學無禮無說不致不致無禮無說無以立

及家語致思鯉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
以與人終日不悔者其惟學焉其

容貌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信也其宗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有大名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豈非學之效乎故君
子不可不學容不可不飾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禮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意明者學也禮之

汚池水涼注焉依草生焉
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

伯魚之言蓋述其略也曰獨立者獨立時所聞如此其非獨立

時可知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孔曰小君

周禮大宗伯之武曰小宗伯六卿皆然故

稱小者對個人稱少之也

君夫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

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朱註邪君至寡寡德謙辭

愚按春秋時夫人之名不正久矣

清按竹獻公以驪姬爲夫人晉文獻班在九人而晉襄與先穆皆曰夫人其之齊桓之夫人三而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鄭文公有夫人芊氏江

氏宋平公納女樂左師見步馬者稱君夫人之馬曰嬖爲君夫人子胡那知及左師受

而魯尤其

清按桓公之母稱仲子其時夫人之

稱未亂也自桓公之死由於文姜罔公之死哀姜與知而夫人之道失矣然莊二十一年齊夫人姜氏薨於文姜無貶辭也信元年齊人殺哀姜而齊夫人姜氏薨于夷則變例矣然仍稱夫人仍書姜氏也十有二月齊夫人氏之薨至自齊公殺齊而不書姜者貶之也然文姜姜之葬皆齊我小君是仍無貶辭矣何也蓋文姜皆嫡夫人雖有而魯之君未嘗絕之故亦不得而貶之也文四年夫人風氏薨則成風也成風者信公之母莊公之妾以信故而稱夫人則適姜之名素矣其葬亦書葬我小君皆禮之失也然文九年齊人來歸信公成風之榭則異邦人不得而貶之也文八年齊夫人風氏薨又書葬我小君是又二夫人矣襄四年定婚以成公之妻襄公之母齊夫人風氏薨葬我小君亦以妾爲夫人也以妾爲夫人而葬我小君者其母史臣不得而貶之也襄八年齊姜爲季孫行父所傷于東宮昭公則取于吳謂之吳孟于定十五年昭氏卒左氏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治也公羊曰哀公母也

不稱夫人哀未爲君也設曰妾辭也葬亦不書小君左氏曰不成喪也此皆魯夫人之見於春秋傳者也又按文姜姜夫人之失道者也成風敬顯非邦君之妾而稱夫人者也成風則異邦歸櫛不稱君夫人矣桓氏則邦人亦不稱君夫人矣

若此章之初也

此章於君之稱夫人夫人之自稱與邦人異邦人之所稱各正其名其旨

微矣

潘維城曰曲禮公侯有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鄭註自稱於諸侯謂君來朝諸侯之時小童者曰未成人也正義此講於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妻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知者

坊記云陽侯殺綏侯其夫人故大懷懼夫人之禮於此之前有夫人妻法故註云謂妻來朝諸侯之時又云小童者未成人言無知也白虎通婦娶為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道夫人謂非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已智能寡少如童蒙也論語曰國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同兄弟之國或越在他國稱之漢之辭也論語後傳曰古者生稱夫人死稱小君於諸侯則稱寡小君諸者以春秋

魯夫人定嬖卒葬我小君定嬖寡小君不祿是也所六室雖著曰此節惟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除若他人稱謂之辭兩語異邦亦是邦人稱之鄭文條其甚明禮稱君於他國曰寡君稱君之夫人於他國曰寡小君兼紀夫人姿赴於他國曰寡小君此禮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棄弁歸禮註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杜視故在寡小君註云此贊拜夫人聘享辭明寡小君是出下對他邦人之稱非夫人自稱也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文遂指為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祿亦可為夫人自稱乎曲禮當屬記者之誤孔疏謂古者諸侯相妻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考之禮家食主賓若有饋贊傳辭亦無夫人對他國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禮獻焉贊贊是其神况論語無自字與記文本義考古者當推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違論語之誤也四書考異強曲禮註疏謂大誓之禮雖借其文未盡別於傳記當時乃有藉口以掩其私如文姜之弊齊侯者齊人既惡諸春秋又與門弟子談及於此論語所以有此章而與禮記不符合故章首當有子曰字今謂文論語述何曰春秋正通後之名作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則妾子為君皆繫於子君稱之曰母自稱曰先君之妾邦人稱之曰君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異邦人稱之亦曰君之母而已

論語精

季氏精第十六終

後學黃岡高鸞翔松軒校字

論語語釋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黃岡汪奕中文啟
金瓶于漸逢吉宣

參校

陽貨稽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孔子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

子使往歸孔子豚孔子曰欲使往謝故遣孔子豚鄭曰魯讀饋爲饋今從古按鄭本孔

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子曰索道也於道路與相逢謂孔子曰來

子與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馬曰言孔子不仕是

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

孔子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爲有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馬曰

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孔子曰以順辭免害也

朱註

陽貨至

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

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

至仕矣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

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

愚按陽貨季氏家臣也士也孔子時未仕亦士也歸豚往拜玉藻所謂敵者不在

拜於其室之禮也

孟子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趙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毛奇齡曰季氏為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故邑宰家臣通稱大

夫也過庭錄曰虎既囚桓子專魯則升為公臣魯則作季氏臣故孟子有大夫士之說按陽貨魯大夫也而春秋書監則未為大夫可知虎未為大夫而以大夫自待夫子豈肯以大夫視之乎此蓋孟子誤引也當以玉藻大夫饗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之文為據貨為士孔子亦為士所謂敵者也不在拜於其室也 貨瞰孔子之亡而歸孔

子亦時其亡而拜即以其人之法還其人也

按此章未記貨瞰孔子之亡事然孟子之文蓋與此詳略互見可據以補此章之闕

遇諸

塗者不期而會於道路之間也

按左傳不期而會曰遇周官可險注五塗徑於塗道路也

懷寶迷邦至歲不我與皆陽

貨之言自爲問答使孔子不得辯也

秘教曰兩曰不可曾費自爲問答以斷其必然之理此如史記曾侯世家張良相立六國復入不可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

乎曰未能也他得項籍乎曰未能也他封魯人魯及封者式習者門乎曰未能也曾良自爲問答至漢王姬食吐哺以下乃爲高祖點此章兩曰不可亦然曰孔子曰以下乃爲孔子語也問若論曰孔子世家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歸侯有知子西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知和國者乎曰無有王之將軍有知子西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知宰子者乎曰無有此亦年五十一此語在宋版時孔子亦進五十五十始衰故陽虎以歲不我與爲言孔子曰吾將仕矣聖人之處權好不卑不亢如此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曰君子慎所習也

朱註子曰至

也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不同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

甚相遠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按何晏集解本此合下爲一章朱子分兩章今從朱子

愚按韓氏愈言性有三品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以至朱子陸子其說異同千

古敬訟蓋未即此章夫子之言而思之也性者生於心者也不曰皆善不曰有善

有不善而曰相近蓋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雖氣稟或

有不齊而此理為人心之所同具故曰相近也

情按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其性本善稟賦不一近也相近二字較孟子善之說尤為精盡

故不得曰善善亦不可曰有善有不善而曰相近也相近二字較孟子善之說尤為精盡

習鳥數飛也數於善則善數於不善則不善物欲

蔽之於是相近者遂以相遠矣

正義曰韓氏云孟子字義疏證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為血氣心知品物

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養各以類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猶其故而已矣在氣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雖稊萬變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凡分形氣於父母即為分於陰陽五行人物以類生者氣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曰天命大哉誠曰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言乎分則其限之於始有無全厚薄洵濁昏明之不一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為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宮室之相似則異知之不相似明矣故謂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不可混同言之也又曰問孟子之時因告子諸人紛紛各立異說故疏以性善斷之孔子但言性相近意在於警人慎辨非因論性而發故不必疏斷以善與曰然古今常語凡指斥下處者失口言之每曰此無人性稍舉其善端則曰此實有人性以人性為善稱無人性即所謂人見其禽獸也有人性即相近也善也論語言性相近止見人無有不善者不善與善相反其遠以懸絕何近之有分別性與習然後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歸性凡得養天養及陷溺禮亡咸屬於習也李氏尤地論語附記案夫子此言惟孟子能暢其說其曰性善即相近之說也其曰或相倍遠而無算其所以昭著其心者然也則習相近之說也先儒謂孔子所言者氣質之性非官性之本孟子所言乃極本窮源之性思則惟其相近是以兩之善惟其善是以相近是未可謂孔孟之指殊也蓋孔孟所言者皆人性耳若以天地之理言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禽獸草木無非是者然禽獸之性則不可言與人相近相近者必其善者也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是孔子之說無異於孟子也禽獸之性不可以言善所謂善者以其同而相近也故人皆可以為堯舜是孟子之說又無異於孔子也然此兩性善解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與人異物同之當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則男女無別也茹毛飲血不知火化則飲食無

節也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示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善人便知之則人之性善矣以飲食男女言性而人性善不待煩言自解也禽獸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惡人之性可以引為善亦可引為惡惟其可引故性善也牛之可以飲虎而不可使之噬人所知所能不可移也惟人能移則可以善可以惡矣是故惟習相遠乃知其性相近若禽獸則習不能相遠也蓋禽獸習精審足以發明孔孟言性之旨其他家言性者苟子性惡是就當時之人性言不善習之此有政之論不為真要至世說言性有善有惡與公都子所言性有善有不善同又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或說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及漢後儒者之說皆可參攷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孔曰上知不可使強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也

宋註子曰至不移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

愚按性與習由相近而相遠是移也唯上知下愚不移是此二者之外無不可移之人也然則中人之資可上可下當勉為其上勿趨於下矣或曰既有上知下愚則性有不相近者矣是言有不善矣

清按孟子言人性皆善孔子言性相近亦以善之相近言習期人之常性也若上知下愚則千萬人中之一二二人其偶然者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子游為武城宰鄭曰武城魯之下邑

清按政禮見子游為武城宰

子莞爾而笑何曰莞爾小笑貌

潘維城曰莞陵本作莞夫九五莞陵夫共輿翻注莞說也見說夫子莞爾而笑之見江聲曰說文莞山羊細角者從鬼是百聲讀若丸字從此此莞

字本義也訓為喜悅者借義也疑玷曰以莞來之莞或莞爾之莞借字也維城按莞莞形相近而實不同說文莞草也從艸見聲莞讀若丸莞草也可以作席從艸完聲莞之誤莞猶莞之誤莞賦

曰割雞焉用

牛刀孔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也

潘維城曰牛刀即管子所謂屠牛以一側而解十二牛而芒刀不領者也或曰說文牛大牲也物字解牛爲大物凡物大者亦謂之牛爾雅釋野若牛殺

郭注似應大破云漢之菜大者是也則牛刀即大刀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孔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

三子孔曰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曰戲其以治小而用大道也

朱註

子之至之聲 弦琴瑟也 古者十三學樂誦詩樂記曰不學操縱不能安弦古之教者家有琴瑟春秋時序序之故廢故禮壞樂崩雅頌之音不作子游爲武城宰蓋始復序序之教於時受學者衆故夫子得聞

法歌也周禮小師注弦謂琴瑟歌謂依詠聲也

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 夫子至 蓋喜之也 子游至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不學故武城雖

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

愚按禮樂之治內有以俟君子公西華亦曰願學而皆無以自見子游不得行其

化於天下國家而唯於武城小試焉夫子牛刀割雞之喻其辭若戲之其實乃深

惜之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子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 子路不悅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鄭曰東周據時成周 附按武王定鼎郊郭開公祭以爲都邑是爲王城周公祭洛邑爲下都邑又以太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 何曰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

宋註 公山至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

濟按春秋傳弗擾作不狝字子洩不狝自定五年與陽虎逐仲慶儀八年因陽虎欲去三桓十

二年仲由將帥費不狝以費人變魯不克奔齊無城邑以畔事惟史記定九年陽虎奔齊後有不狝以費畔云云然實未與陽虎共執桓子也其召孔子常以史記定九年爲據以口世家爲據公曰以費畔者前有所漸後有不狝君子正名定論則兩氏書畔而氏無辭公山書畔公山有辭何也兩氏舉事以邑附魯君子知其有外心公山舉事以邑據公君子取其權以濟義也約舉錢曰弗擾黨陽虎然虎因桓子及公父文伯逐仲慶儀殺公鉅而公山無是也陽氏之敗取於五大可以出後入於
詳陽國叛及魯伐之又楚蒙門而出而公山無是也陽氏奔齊請師伐魯而公山亦無是也及八年與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以爲魯有名而無情則於弗擾以爲魯無以立必有與能及三月吳伐魯弗擾率故道險從武城欲使魯得爲偏其處心如此實於 子路至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至 豈徒哉言 陽虎逼矣 之之也

必用我也爲東周謂興周道於東方

愚按弗擾之叛據史記在定九年其召孔子必藉口於抑私強公之說

當時家臣齊叛大抵以強公病

私爲名爾虎之使季桓子亦藉口於此昭十四年韓宣子所請家臣而欲張公至者也此則弗擾之據邑以無其說必不同於昭三都者特用意不同耳魯當孔子時三家專政非抑私家不能行爲特有公私之別耳

此時孔

子未爲中都宰正有志於用世故欲往而規之於道

如後漢董卓始得故召用名賢以從時與而袁伍之流亦因以引進名流藉以固之

特弗擾之舉爲私而不爲公故孔子終不往耳用我者用孔子之道也爲東周爲

東方之周也

立與佛於章參看

清按古今註疏家皆生專制時代故其說此章皆泥於君臣

之義而不得真解不知孔子者聖之時者也其刪書而上溯典謨下述誥誓則於

損讓征誅固並重也其去魯後欲見用於列國因周遊陳衛宋鄭間則非若後世

之以事一姓爲忠也且南遊而至於楚又不以僭王之故而返駕也

或曰子西不能使楚革僭王之號朱

子謂孔子所以外之然則楚而用孔子孔子必使楚革其僭王之號矣曰當專制時代說經者自不能不如此然以魯而宮則禮樂常道則何乃告顏回以兼用四代乎且去魯之後何以周遊列國而不一至周乎周德既衰天不再生文武成康以興之楚僭王號已數世縱有賢聖之君其育反漢陽諸侯之地而還其子男五十里之爵土乎孔子不能使魯不僭不禘於受女樂而不朝也且曰如致禮聘可以止何使革楚之僭王乎

以庶人而自謂

文王既沒文在茲也非天子不議禮非代周而王者不能改周之制而其告顏淵則參用夏時殷輅周冕韶舞也然則彼陳衛宋鄭與楚者苟有湯武之君出界孔子以伊尹太公周公之任而謂孔子必以尊周爲事是則勢理之所必不然者矣凡尼谿之田書社之地安嬰子西之汎之實已見及於此非然者其或將爲殷之亳周之豐鎬未可知也孟子於孔子之時第以仕止久速言蒙竊以爲孔子時而脩春秋則義當尊王時而對於君則義當遵時王之制說見顏淵問爲邦章而時而有王者起則必爲伊尹太公周公時而有土地人民則必爲周之文或爲殷之湯周之武且時而有舜禹其人則又必爲放勳重華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以此言時而時之爲義大矣此章於弗擾之召而欲往者蓋以爲時有用我者可往則往也爲東周者興於東方如文王周公之時也其終不往者以弗擾非其人卽非其時也說本紫訓總統叙言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

寬信敏惠恭則不侮 孔曰不見侮慢也 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
有功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惠則足以使人

朱註子張至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任倚仗也

愚按子張堂堂難與爲仁者也問仁而孔子曰行五者於天下蓋迎其機而引之

以啓子張之問也附按子張才高意敏好爲奇難如問違問行皆意在務外今問仁而夫子直答以行五者於天下正以迎其機而啓其問也 告以恭寬信敏惠蓋

治平必本之誠正也猶告以質直好義忠信篤敬之意

佛肸召子欲往 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也附按春秋傳定十三年晉趙鞅與荀息士吉射相攻士師范氏荀即中行氏其五年鞅圍中牟史記

佛肸爲中牟宰使人召孔子蒞澹澤所子以中牟爲范中行之私邑非趙氏宰也說見世家趙鞅向新序曰初佛肸之時也有義田卑者不避斧鑕而欲交佛肸故極而生之趙氏乃東田卑爲貧之不受而之楚趙氏收其母曰君有暴臣妾無暴子乃免之以一言而免其身亦賢母也說前立節諸儒備用中牟之賦時時爲此飲謂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妻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隍子田某獨後至袪衣將入謂曰軒冕在朝非義弗乘吾鑕於後義死希避佛肸而止之 子路曰

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孔曰不入

其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

乎磨而不磷不白乎涅而不緇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汙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鄭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也何曰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富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

處也

與疏一說匏瓜星名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邪

朱註子路至子路恐佛胥浼夫子故言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按注三卿所居皆東地韓之平陽魏之安邑而趙氏之險在晉陽至於中牟則有淶水之固與鄭相連河北之險莫如鄭其次則中牟也春秋時趙鞅伐衛遂圍中牟是正佛胥據邑以叛之時則其地與衛接當在夷儀五鹿左右管子所謂五鹿中牟親皆桓公所築以斷諸夏者也又定九年傳云晉取千乘在中牟衛侯如五鹿過中牟中牟人欲以之以犒師聞言而伐齊師是中也爲魯邑而近衛之據則若謂中牟城不可考此趙中牟當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鄭之中牟在梁屬屬焉曰今湯陰縣西五十里子路至不結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

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者幾希矣吾豈至不食 瓠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愚按孔子之於佛胥其處之與弗擾同

張揚聖曰佛擾佛胥之召凡人皆不往也魯論兩穀子欲往者特無所施之同耳所以無所施之同以存吾道也

昭公運意如不克而齊齊又廢其二子公初公為立公子宋此人倫之大變也虎不狂欲叛之殺之意雖未良事則大快人心今若嚴詞厲色以斥之適以張季氏之氣助之變公室也故不為拒絕之詞使知無禮於君人皆可以如康駒之逐鳥雀庶幾有所忌也此以存吾道也趙鞅自定公十四年與范中行擄兵春秋趙鞅入於晉陽以呼至哀公五年春秋傳趙鞅伐代氏圍中牟則佛胥必以中牟助范氏故圍之耳以世卿稱兵於國五六年不已強橫極矣趙得中牟則分晉之勢或佛胥之召天子不斥其非敵趙鞅所以存晉也夫子意深遠曰飽瓜曰東周有託詞耳焉有陪臣干紀聖人無可無不可而欲往哉按此段以史記孔子將西見趙鞅子隨何而以則秋之殺賢臣而亂晉國佛胥之教不為無解非曲為佛胥之也

即處陽貨彌子南子王孫賈輩亦無不同或見之

如子見兩子是也

或欲往佛胥公山是也或順辭以

應之

於陽貨是也

或正言以折之

於王孫賈彌子是也

皆隨時因應無可無不可而其作用唯此磨

不

不 漢維城曰漢州補傳作事而不顯時如城如樹釋文增又作摩則與摩通讀曰依字州應作摩省字也 漢維城作駢別字也 維城實說又無彌子彌水生崖石間駢也持白石駢駢傳駢駢也致工記輪人輪駢駢不駢於駢注

鄭司農云謂不勸於難也 亥謂試亦敵也 注又曰 蘇故書或作 鄭司農云鄭讀府而不驕之駢 駢亦帶駢轉以難於車帶之中則難敵轉不傷也 鄭駢駢實與驕通不驕不敵不傷也

淫不緇二語而

已

淫維城曰史記屈實傳漢書陳留傳費君泥而不淫 釋費風別碑消漢繼解淫而不淫皆此淫面不緇之異文武位 曰方言淫休也淫既謂休取近為義則淫泥相同 釋名緇亦泥之類者曰淫是緇淫亦通史記世家論衛同孔若

新語道基篇引緇並作淫說文淫濕土在水中也段注水部曰澆者淫也淫者澆也 風部緇謂之淫淫淫可與淫近故 廣雅謂淫為泥泥非染物者 漢前子內俗謂泥之質曰染之以淫則染似真與云今以淫染緇高誘注淫染石也 西山經 女沐之山其陰多石淫一名羽淫蓋即今之卑 淫按此則泥淫休實與淫通淫淫皆與緇通 學者可由此而推矣 匏瓜瓠之苦者繫懸繫也

不食不能供人之食也噫已不能拘繫而不思用世也

清按飽讀文氣也言飽瓜者飽亦瓜也飽之始生者廣澤鹹鹹有甘苦二種甘者可食苦者不可食又引北方人謂瓜之甘者大年歲變為苦者是一物而二物也何注飽瓜以不食得繫一處吞自食物不能繫一處者言飽瓜乃不可食之物其苦如可食之物也而朱子言飽瓜不能飲食則安有快物而飽開口飲食者當從何注為是王雱登樓賦標飽瓜之空懸長并淡之不食懸即謂也章昭解魯語共濟謂飽可以渡水或據以解此謂繫即繫以渡水則飽藥乃有用之時於取費之費不合矣良破飽瓜是名天官墨名占曰飽瓜一名天雞在河遊東飽藥不食對官兩其不可疑稱北斗不可把酒藥也曹植洛神賦款款飽瓜之無匹分鉢奉牛之獨

處說瑣止於賦飽瓜之無侶恐婦女之圖動曾附原言藥正是日月星辰藥毒之藥言飽瓜無天面不可食也此可據一說說本指城劉荻芻又按近者西人章得有補齒草者葉上有毛毛中有液數滴其毛則捲而食之積久而消如動物之肉然或以小片牛肉投之亦被食又聞尚有他種植物亦能食物是宋註亦有理可說然植物不能食物其常也或有一二能食物其偶也不如何注義長清按此與弗援章同其曰焉能繫而不食蓋即時可往則往之意其曰不磷不緝則正時之所以妙其用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何曰六言六蔽者下六事謂仁智信直勇剛

也

正義曰六言六蔽是古成以夫子以其義問子路也

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孔子路起對故使遠坐也好仁

不好學其蔽也愚孔子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也好知不好學其

蔽也蕩孔子曰蕩無所適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孔子曰父子不知相為隱

之輩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孔曰狂妄抵觸人也

朱註子日至蔽遮掩也

居齊

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至也狂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者可陷可罔之類蕩

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

愚按有所好必有所蔽欲除其蔽惟學而已夫仁智信直勇剛皆心知之善然必

學而後始歸於純倘任質以行則愚蕩賊絞

知有質而不知有學則一味直率如繩之緊相絞而束縛過急也

亂狂知堅強不屈而不知有學

則肆行抵觸如發狂也

之蔽生焉此因子路所易失者而藥之也

清按劉宗周曰蔽也荀子解蔽注不能通明有物視蔽之也戴震曰人之血氣心知本

乎陰陽五行者也如血氣飲食以養其化也即為我之血氣非彼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實於學問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氣言皆屬今強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皆狹小今廣大其問味今明察是心知之得養也故曰雖思必明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包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孔曰興引譬連類也

可以觀鄭曰觀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羣孔曰羣居相切磋可以怨孔曰怨刺上

政鄭曰怨謂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朱註

詩可感發志意可以與

考見得失

可以和而不流

怨而不怒

人倫之道詩無

不備

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愚按詩三百篇皆切於人倫日用事物之理故古者十歲入小學即誦詩孔子亦嘗曰興於詩此章呼小子而告之聖人以詩教人蓋莫詳於此矣清按事君者從事於國事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也

朱註

子謂也與

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

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愚按周南召南周公召公分陝所得南國之詩也南國諸侯非止一國故總係以南也二南多言夫婦之道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上下而禮義有所厝故取以

爲詩之首篇

說本劉
恭冕

伯魚趨庭而夫子告以學詩今又告以爲二南

爲潘維城據劉汝博
或爲雅或爲頌注說

也正義曰依其義說
以循行之故曰爲也

聖人教其子者可見矣

劉恭冕曰二南皆言夫婦之道君子利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
於家邦禮書臣和傳爾爾家之道條則天下之理得即此義也

詩感伯魚授家故夫子特舉二南以
爲之歎濟深此可備一說而不必從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鄭曰玉圭璆之屬帛束帛之屬也言禮非但崇

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也鄭曰言樂不但崇此鐘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

朱註

子曰
平歲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

則豈禮樂之謂哉

愚按玉帛鐘鼓所以行禮樂而非即以玉帛鐘鼓爲禮樂也春秋時遺本而求末故夫子歎之

子曰色厲而內荏 孔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者也 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孔曰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窬壁也窬窬牆也

朱註子曰至也與厲威嚴也小人細民也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愚按禮表記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彼曰貌親而情疏此曰色厲而內荏皆中與外相反者也窬穿木戶也說文門邊小竅也

注窬戶竅而爲盜 毛奇齡曰禮家門上窬窬即戶窬也是實字穿者穴而過之是窬字史記季桓子穿非左傳穿七札是也孔注誤 盜之小者也 盜有不淺不深者莊子所謂大有殺人越貨者盜跖是也此穿窬則小盜耳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己意以待之是賊

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朱註

子曰至誠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惡註讀作愿是也。

荀子字正諱上編誠則下原惡矣

鄉原鄉

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污以媚於世。

孟子非之無樂也。利之無新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兼管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

之賊也。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

愚按君子小人不並域。未有爲君子而能同乎小人者也。鄉愿者既竊忠信廉潔之似以求合乎君子。又同流合污以自媚於小人。曰德之賊。猶上章言穿窬之意。

清按陳澧曰鄉原孟子解之其詳周生烈注朱說迂曲義疏引朱子曰鄉原原也孔子之鄉人故曰鄉原其說尤非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也。

朱註

子曰至誠也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

愚按道聽塗說者心無所得而人云亦云也棄者視爲不甚愛惜之物也此正與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者相反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孔曰言不可與事君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何曰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也楚俗言也 皇疏楚之風俗其言語如此也乎患不得爲患得之也首此三字楚之俗言也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鄭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至也

朱註 子曰至與哉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既得至不至矣

小則吮癘舐痔

漢文帝病癘鄧通爲吮之既痔見莊子列禦寇篇

大則弑父

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愚按荀子子道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之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樂潛夫論愛日篇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鹽鐵論語俳章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皆可以證明此章之旨 說本潘維城 自色厲內荏至此四章語意略同皆言中不足而

外有餘者也清按事君今以從事於國事言從事於國事而有患得患失之心則知有得失而不知有國事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古之狂也肆包曰肆極意敢言之也今之狂也蕩孔曰蕩無所據也古之矜也廉馬曰有廉隅鄭曰魯讀廉爲貶今從古今之矜也忿戾孔曰惡理多怒也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朱註

子曰至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至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

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

愚按疾如木之有癭玉之有瑕正可因其疾而見其美然古之因疾而見其美者今則終成其惡矣夫子言此蓋傷春秋之世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朱註子曰至鮮矣仁重出

愚按古本足利本無此章唐石經先無而後增之太平御覽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漢魏舊本皆有此章後人刪之非也說本語據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 孔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孔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其國家

朱註子曰至利者者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按雅本字作疋訓正此雅乃利口捷給覆敗也鴉字係同音之假借字也

愚按紫奪朱色足亂明也王應麟曰周衰諸侯服紫玉藻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開衰之制也江永曰彈良夫紫衣簡君服是當時好紫也清按不以爲衰服註下鄭亂雅聲足亂聰也利口覆邦家佞人亂政也

子曰子欲無言 何曰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也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

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鄭曰魯讀

天爲夫今從古

朱註

子曰至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

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

疑而問之子曰至言識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

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

愚按孔子聖之時者也其作止動靜猶天之寒暑往來日月推行皆可默觀而化

者也其教人雖不能無言然專卽言以觀聖人則終不得其所以言之理矣故發

此以示弟子也清按孔子自比於天耶氏亦自謂上帝之子蓋宗教家皆自謂與

天合德中外一也又天生德于予天之未喪斯文云云亦此意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鄭

曰將命傳辭者何曰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以疾爲其將命者不知已故歌令

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朱註

孺悲蓋魯人。記由之與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於是乎書。鄭註時人轉而情上士之喪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

愚按禮雜記有學士喪禮事曰哀公使之則悲必魯臣曰學則亦親受業聖門而

爲傳經之弟子也

按此正如然友奉懸文之命而問於孟子。見錯率漢景之命而傳書於伏生之軀。

此欲見蓋未學禮前事

儀禮士相見疏云。孺悲欲見不由介。

紹故子書以張云云。房按既學禮則爲弟子。弟子見師何用介紹。惟在未學禮之先。故必有將命者也。且孔子於子路而責之曰野於原壤一故人亦叩其脛而責之爲賊。豈悲既學禮而猶不可面責者。故謂元珩黃式三周秉中諸家嘗斷爲未學禮時事。朱註以爲學禮後事。非也。或曰此之欲見。卽來學禮而見也。曰如學禮時有辭。疾惡歌之事。則禮記必記之。今禮記無此文。則非學禮時可知也。且悲奉君命來學。夫子何得責其無介紹也。總之夫子辭疾。其果爲無介紹與否。雖不可必然。以本文將命言之。則辭疾而以惡歌示意。蓋不教誨之教誨也。呂伯恭曰。使之聞之。是悲猶在。可以教當以未學禮時爲斷。辭疾而以惡歌示意。蓋不教誨之教誨也。而之列也。士喪禮終顯。悲而傳其亦夫子責之之力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

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曰周書月令

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楡之火冬取槐楨之

此則禮司燹註文古說或取五色或取五行總謂此亦火相地之道因時之使用此十等樹木耳不必如註家說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子曰食

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

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孔曰旨美也責其

無仁恩於親故再言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

後免於父母之懷馬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也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孔曰言子

之於父母欲報之德矣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

朱註

宰我至

期周年也

君子至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禮記至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

之木也

內則有大藥木燧然則燧殆如今人所用之松明又曰梓子

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喪至此可止也子曰至禮父

母之喪既殯食粥蠶養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線緣要

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

女安至則爲之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

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至父母乎

宰我既出

夫子懼其真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其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

愚按期已久矣者言爲期過久也期可已矣者言期年可以止也

四書紀聞曰期已久矣之期當讀如字期可已矣

矣之期當讀爲期月之期禮維城曰史記弟子列傳引此作不已久乎則期已久矣

禮三年問至親以期斷人

之期非期年之期明其況上言三年之喪下接言期已久矣語氣亦不實管說也

禮三年問至親以期斷人

唯父母之喪三年其餘至親者皆至期而止然且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

爲所以也

者莫不更始焉是以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

故再期也清按三年謂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王肅據之謂三年喪止二十五月鄭玄據期而小祥兩期大祥中月而禫之文謂中月者謂一月而禫祭也則是二十七月石梁王氏曰二十四月爲再期其月餘日不虧

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禱則空一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禱祭爲二十七月徒月則樂矣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弗及者惠之殺也三月弗及五月五月弗及九月九月弗

及期

故三年以爲隆

所謂加隆也 總小功以爲殺

所謂恩殺也 期九月以爲閒

期與大功在隆殺之間故曰以爲閒也 上取

象於天下取法於地

取象天地者三年象開期象一歲九月象物之三時而成五月象兩時又象五行三月象一時

中取則於人

取則於人者子生三月而對髮三年而覿

父母之懷則重者其日久痛甚者其也

據此則喪也者取諸天地四時之變易至親以期爲斷

而三年特加隆者也春秋時三年之喪聖門類能行之

照弓子夏因于燕書三年喪畢見於夫子

而時人多

不能行

詩論風者冠序刺不能三年也魯爲鄭武公所滅此詩當作於平王時公羊哀五年九月齊侯許白卒六年傳秋七月除於公之喪孟子悲文公定三年之喪父兄百官以爲善及魯先君魯之行則三年之喪其不行也

久矣

宰我能言者也豈於親喪而岸然欲短之觀其語意蓋有見於至親以期爲斷

之理而不察所以加隆之故又憤時疾俗而以爲期之喪愈於已也故以折衷於孔子也孔子不與言天地四時之變易而唯就衣食之安不安及所以喪必三年之故以曉之蓋示以取則於人之義也又按宰我言禮壞樂崩者外視禮樂而不知禮有其體樂有其聲居喪之時以衰麻杖絰爲體以哭泣辟踊爲聲以葛易麻

以練易爲者文也。雍露蒿里懸琴比御者情也。禮云樂云夫豈玉帛鐘鼓之云哉。三年之喪情文皆發於心不爲禮樂而禮樂之真意存焉。夫何崩壞之有哉。清按君臣之制可廢父子之倫不可廢。苟父母之喪視若無事則忍心害理直與禽獸無異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己。

馬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慾也。

皇疏博者十二棋對而博者也。按皇疏註孟子博卽今之雙陸說文博字博六者故曰六博今之博亦二六相對也。西京雜記用六者以首爲之長六分虛用二者則子說博字文引六博云二人相對對向局屬分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棋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水中其擲采以環爲之二名采魚每一采魚縱二

等謂一魚縱三者若己已未兩魚而不擲者名或謂雙魚被家院六二爲大勝也。清按二六相對卽雙陸之戲也。

朱註子曰至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其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

愚按博弈之事不惟使人廢時失業而又易啟貪爭之心是豈可爲者哉。然飽食而心無所用則淫僻之念生而將無所不爲矣。故不如博弈者之爲害猶小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尚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
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朱註子路至

爲盜 尚上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也

愚按義者宜也勇而得宜斯爲可尚若徒事於勇則其弊至於爲盜爲亂安得爲

君子哉此蓋因子路之病而藥之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包曰好稱說人之惡
所以爲惡也 惡居下流而誦上者 孔曰誦謗毀也 惡勇而無禮者惡果
敢而窒者馬曰窒窒塞也鄭曰魯讀窒爲室今從古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
以爲知者 孔曰微抄也惡抄人之意以爲己有 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
爲直者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朱註子貢至

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誦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

妄作故夫子惡之曰黜也至貶者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

愚按君子民胞物與其於惡人固見爲可哀矜而不見爲可惡者也子貢以亦有惡乎問則其平日未見夫子之有所惡可知然稂莠不除嘉禾不生蕪穢不剪良苗不殖夫子舉是四者非有害於學術卽有害於治術惡其所當惡所謂唯仁人能好人惡人也子貢所惡雖有不同其致一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朱註子曰至則怨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澁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愚按女子小人其禍一身一家者小其禍天下國家者大上下千古無代無之其變雖各有不同而要不出不孫與怨兩端待僕妾者當知所警矣清按古之爲君者其宮廷皆用宮妾閹人惡習相沿已數千年今廢除之矣民間女子爲設女學

亦可自立矣然則所謂難養者實政體之不良爲之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鄭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也

朱註

子曰至也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

愚按年四十者以學言則不惑之時也以用世言則強仕之時也此時而猶見惡於人尙何望其有成哉曰其終也已蓋深惜之

論語稽

陽貨稽第十七終

後學黃岡高鸞翔松軒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黃國玉 吳中文 袁金 趙子 漸 達 百 宜 參 校

微子稽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

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 與微子名啓是微王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也史記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昭之紂諡法曰殘義

損善曰紂史記索隱曰微謂號將爲子齊名也孔子家語云微或作魏讀從微索隱又曰此以啓與紂異母而鄭玄稱爲同母依呂氏春秋言母當生啓時對未正后位及生紂乃爲妃故啓大而庶紂嫡而小按呂氏春秋曰紂同母三人長微子啓次仲衍次受又

曰辛即紂也紂母之生微子啓及仲衍也尙爲妾已而帝乙立爲妻而後生紂帝乙將立微子爲太子太史執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殺妾之子故微子不得立箕子比干二人皆帝乙之弟箕子名子胥 微子見紂無道

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而見殺 史記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

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而奔周括地志曰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乃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爲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諫不去者三日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條善行仁以義自持紂怒曰吾聞聖人心中有七

原乃制
視之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馬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

亂寧民也鄭曰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
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

朱註孔子至三仁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

心之德也

愚按微箕非國皆殷圻內之地如雍沃盤河之類蓋以其食邑之地稱之者也

正義

曰微箕皆有封國還仕王朝爲卿士微子雖不聽乃去位而逃於野箕子亦去位而得在武王誅武庚乃封微子於宋又改封箕子於朝鮮此仍舊微箕者從位爵也孔氏書疏引鄭康成說微箕皆在圻內杜預春秋釋例僖六年飲東平爲張縣西北有微鄆微子家西北去朝歌向在圻內箕子祀博州博城縣有微子城博州今東昌府治與滋陽毗連故兩邑皆言有微地實則在魯境也國若據調今路安府鄆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蓋據明一統志其說不足信左傳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於箕莊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國若據調在今遼州隰州縣東南三十里而後爲鄆在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亦兩城皆言有箕城皆在圻內未知孰是清按微箕雖未定在何地然正義所引則皆在殷圻內是可據也九等之封乃圻外諸侯之國微箕在圻內則非分封之地矣且如殷之廢巴河實甲氏丁陽甲並庚癸等國則以地爲名而微箕亦其類矣且以非若文丁武丁之僅行監則所屬雍沃盤河者非地而何而諸君未聞自外藩入繼大統則以地爲名而微箕亦其類矣且以非若王之義而言微箕既故爵則孔子必不遵從故爵之稱而宜稱宋稱朝鮮矣以事

子非爵乃男子之美稱如

春秋稱劉子單子是也

白虎通野窮子者華也華華無已也殷周三等公侯伯也此得有子者鄭君王制注
吳嚴內附之子是也清按嚴內稱子如左氏傳稱劉子單子也又春秋書季友爲季

子左氏稱魏舒
爲魏子亦此例

殷紂無道微子數諫不聽

按史

乃不顧而行遜

按書經也助學錄曰史記言舜周
者太師疾等其微子但言去之書

明云行遜何言舜周至春秋傳所言乃逢伯移武庚
之事以稱楚子既免已奔又何從而稱殷與微也

箕子亦諫不聽而佯狂爲奴

史記宋世家曰箕子嘗
紂之親戚也紂爲淫泆

箕子諫不聽人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人臣諫不聽而上是彰君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司馬彪謂
箕子名胥餘錄曰曰胥者胥靡之清胥餘謂言刑餘然則非箕子之名也又按韓詩外傳微子既沒雖欲孝誰爲孝是古人

稱父兄爲
親戚也

比干極諫紂剖其心而死

游按書經剖賢人之心又史記及括地志所載均略同比干墓在河內
汲縣或耕地得銅盤有銘其文曰右林左泉前岡後墟萬世之靈茲焉

是實後魏孝文帝有弟比干草文今傳於世然
編纂不必定是當時物其存亦不定果是否耳

蓋陽九百六之會必有一二義烈之士維持名教

其所蹈之節不必盡同而其不忍陷國家於危亡之心則一不忍之心人心也人

之生生不息之理也夫子斷之曰三仁一字之褒可以補春秋之所不及矣清按

專制之君之無道雖其諸父諸兄之親亦不能救卒至受獨夫之誅以亡其國孔

子許三仁之仁正以見專制之害也

柳下惠爲士師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

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孔子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也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朱註

柳下惠至之邦

士師獄官

周禮秋官司師職下大夫四人掌國之五刑之法以左右刑罰察獄訟之辭以罰可宥斷獄辨訟我邦令其下又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士師士宰士書士等職者

黜退也

三黜黜也黜舉錄有作三次解者曰卒鼎之微魯君欲以質惠必以真魯君於是乎黜之愛居之止賦孫以爲吉並以爲災文仲於是乎黜之使公之賈夏父弗忌以爲明順惠以爲不詳弗忌於是乎黜之是之謂三黜也

柳下惠

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

戰國策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去或謂之曰可以去矣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且

黜平事於故國耳列女傳曰柳下惠處魯三黜不去妻曰無乃濼乎君子有二恥國有運而賤恥也國無道而貴恥也今當亂世三黜不去亦近取也惠曰黜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獲釋安能行我油然與之處仁於下位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諫夫子之德耶二三子不如要知之也乃諄之而諄爲惠 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

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清按此當與衡靈篇按此當與衡靈

愚按有直無枉者道也柳下惠黜不黜聽之人去不去決之己道在故也不徇世亦不避世孟子所謂聖之和者也

詩按惠於父母之邦油然不忍去而必以其道所謂知而不流不同者也故孟子又曰不以三公易其介唯能介乃能知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孔子曰魯三卿

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何曰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也

朱註齊政室孔子行事見世家

愚按魯昭公二十五年孔子三十五歲適齊史記孔子世家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子曰政在節財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不可

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執法倍償自顧不可以爲下出處疏真彼蓋厚寡不可以爲俗今孔子憂容胸案登降之禮累世不能釋其常年不能究其神君欲用之以移其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按史記晏嬰阻封孔子事本之抑子者也孔子之外編而究不能謂其無此事故世家稱亦引之清按尼谿之封晏嬰阻之蓋即子西之意特儒者云云指詞婉曲不似子西之顯耳 異日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

也孔子遂行返乎魯卽其事也 清按返魯在昭公二十七年 景公言老者蓋是時年將六十矣 清按左傳襄二

十五年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宣伯在齊爲魯成十六年景之生當在十七八年至襄二十六年卽位已二十七八歲此時在位已三十年將及六十故曰吾老矣 季孟者魯國之

卿也 劉宗周曰左傳劉康公言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又叔孫僖知齊魯之有季孟對晉之有祁范又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帥孟氏將右帥而叔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也周兼中曰季孟之聞者季之下孟之上卽謂以

待叔氏之禮待之亦無不可清按不意以待叔氏者待之而言季孟之聞蓋叔氏之位不如季孟也曰季孟之聞當以季之下孟之上爲是

景公不以待晏子者待孔子而以

季孟之間待之是待以客禮已見其不能用孔子矣况又曰老不能用孔子安能

不接淅而行哉清按孔子者聖之時者也有王者起可以爲伊尹太公周公而社

稷人民可以爲殷之亳周之豐鎬此言孔子有社稷民人時可以爲殷之亳周之豐鎬非謂孔子先已有此心也所惜者齊景不能爲

湯武而尼谿之田又被沮耳非然者寧栖栖以終老哉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

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也

朱註齊人至孔子行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

而忘於政事如此其饋賢樂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愚按歸女樂事在魯定公二十三年冬春之間孔子去魯在十三年正月改說見世家

蓋諫不聽而行也清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弱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重致地焉齊饋曰饋先齊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唐遷乎於是魯齊國中女子好者入

十人曾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鳥三十期禮君僕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明道遊往既終日忘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降於大夫再猶可以止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降於大夫孔子遂行歸非子內饋說仲尼爲政於魯齊景公惡之擊且謂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道哀公女樂以曠其志哀公心樂必忘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遣哀公女樂哀公果忘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靈公曰此事在定公時諫非作哀公誤也然其云仲尼諫不聽則可補史記之缺觀齊人不致成陳魯雖桓子孟子曰孔子去魯子不敢公行魯圖可以意會其故矣又史記孔子行季桓子喟然歎曰夫子非我以羣紳故也 孟子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是也 齊按尹氏謂不疾終日不如孟子之言彼得齊人氣象且史記言孔子行宿平屯師已送之曰夫子又郊不致禮乃行齊正 齊按專制之君臣不受國民之監督故受女樂而忘於政事如此遲遲之禮則尹說非也

然孔子之仕則從事於國事非爲君之私暱今國事不可爲則不得不行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孔子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以欲感切孔子

邢疏接輿姓陸名通

楚昭王時人向女傅接輿躬耕以爲食地王使聘之請治淮南接輿笑而不答妻從市來曰先生爲義豈將老而遊之哉門外車轍何深也接輿以告妻曰義士不爲貧易操不爲賤改行介衣履食飽樂亦足矣又乘人肥鮮轉何以待之於是夫負釜飯

妻載杖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也戶子楚狂接輿耕於方城 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子曰比孔

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

猶可追 孔子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自今已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也 已而已

論語精

微子篇第十八

四

維新印書館刊印

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再言之者傷之甚也

鄭曰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而今從古時也言出處之道惟其時而已矣今之從政者殆可已之時

也鄭從古者孔子世家云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知古本如此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

不得與之言包曰下下車也鄭曰下下堂出門也

朱註地托至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與歌而過其車前風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與以比

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詞殆危

也歌必有韻聲讀如崔孔子下與迫面曾叶韻者孔子下車蓋欲告以出處之意接與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

避之也

愚按孔子於哀四年適楚哀六年返衛致說見此蓋在楚時事接與曹之升曰接與者接孔

門杖者謂之丈人津者謂之沮溺之沮也邢昺疏高士傳以爲姓陸名通正義曰莊子逍遙游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

接與韓詩外傳楚狂接與躬耕以食楚王請治河南笑而不應與妻僂臯知所之兼黃范離曰箕子接與接與身而爲厲彼

髮而陽狂無益於殷楚此則接與乃其姓名馮景引齊靈下辭七接子其接氏之說清歌辭又見莊子與此

按莊子人聞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與游其門則非接孔子之與矣當以接氏與名爲是

畧異

人間世篇曰風兮風兮何如鐘之鼓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諸人咸爲天下無道諸人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禍輕乎刑莫之望也禍實乎地莫之知也己乎已乎處人以德於乎殆乎蓋地而趨焉趨焉無傷

吾行吾行而無傷吾足山水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下鄭氏謂下堂是也包註下車朱子從之正義曰鄭據莊子遊其門之文是夫

子在門內奔在車上故以下爲下堂酒器也

曰前篇下而飲拜下曾以堂言此當從鄭氏 接輿以歌辭動孔子知世之不可而欲孔子不爲

也避孔子而不與言以孔子不可而爲故不欲與言也然則趨向雖不同而楚狂

要亦能知聖人者矣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

沮溺皆楚

人收沮溺爲名者正見生稷水漑汎溺不反之意春秋傳曰桀石以投人則桀有取義又與及字古亦通用舍履祥曰長沮桀溺名皆從水子路問津一時何從識其姓名此並以物色名之如荷蓑負門荷蓑丈人之類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人長而沮溺一人桀然高大而桀是因以名之也曹之升說亦同皆按不記子路之問二人姓名蓋記者之略也如必期以長而沮溺桀而桀是名之則非也 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也長

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

知津矣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

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子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何曰士有避人之法有避世之法

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避人之法也已之爲士則從避世之法也 糲而不輟鄭

曰糲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 糲種是耕中之一事孟子指種而糲之說文徐註糲種田器種人播種之後以土覆種而平之使鳥不能啄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何曰爲其不達已意

而便非已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子曰隱居山林則與鳥獸同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子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

朱註 長沮至 時孔子自楚反乎蔡 知津矣 執與執轡在車也 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

津故夫子代之不觀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

汝也 子路至 易也 憮然猶依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

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庸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愚按史記載此事在孔子自葉反蔡時葉楚縣也蔡爲故蔡地是時入於楚亦楚

地也清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葉反乎蔡葉沮梁湖云云周秉中曰此乃故蔡地在今河南汝寧府蔡叔初封者上蔡也平侯遷者新蔡也皆與葉近其地入於楚哀六年遷州來則在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而葉在今河南南

陽府葉縣滔滔以水喻亂世也皆是皆滔滔也易變也言禍亂不能變其世而求治相去遠矣

猶滔滔不能變其塗而求津也然春秋之時同此滔滔其出此滔滔之外者惟鳥

獸耳此沮溺所決欲避之者夫子正不能不思所以易之也慨然失意之貌蓋悲

惘之懷所形也清按孔子欲易天下之無道即近人所謂英雄造時世之意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丈荷篠包曰丈人老者篠草器名何晏集解本引包註作竹器按篠字從草不從竹當是

草器禮維城曰篠說文作篠段氏注子路見丈人手用杖荷篠於肩行來至田則置杖於地用篠耜田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

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曾足賦手耕也耕者沾體塗足故曰勤四體不分殖五穀

稻稌或麥黍稷六穀也五則去盡不數誰爲夫子而索之耶鄭曰分猶理植其杖而芸孔曰植倚也除草曰

芸子路拱而立何曰未知所答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子路曰 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 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孔子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包曰倫道也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也

朱註

子路至

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游也

子路拱

其隱者而教之

止子路至

無明日至

使反見蓋欲告以君臣之義

子路至

子路述夫子之意

如此蓋丈人接子路甚踞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

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

又曰福州有廟初時寫本册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責之也未知是否

愚按丈人出見二子其父子兄弟間必有愛敬友恭之情感入於子路心目間者此卽夫子所謂孝友可施於有政者也然丈人之於子路其接之若甚踞其禮之若有加其辭若格乎不相入其情又殷然而相遇子路幾不知丈人爲何許人矣夫子斷之曰隱者而子路始恍然渙然知丈人之爲丈人故反見之意出於夫子而反告之言必出子路朱子外注言福州本云云不足據也清按專制之世以君臣列五倫之首故曰大倫然以君言則爲一姓之私有高尚其志天子不得而臣者史氏嘗讚美之何不可廢之有今君宜訓以國臣宜訓以身君臣之義卽以身爲國服務之義吾身不能離國而獨立斯爲國服務之義爲不可廢而仍當列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前子路之言意實如此特其時君與國渾而爲一故不

能辨而別之耳又按孔子自去魯後欲見用於列國因周遊陳宋鄭衛間且南遊

至楚則所謂君臣之義者

子路告丈人不可廢君臣之義又曰君子之仕以行其義即是官孔子行君臣之義也

並非如秦漢以後之專

事一姓今訓君爲國在孔子則當合中國而言

如執專事一姓之說則孔子既仕魯即不當之他國固爲共主孔子作春秋義既尊王則其去魯後

即當至周而不當至魯王之楚不知三代時王臣諸侯諸侯大夫大夫臣士士以下至與妻亦各臣其臣合則不合則去職食其祿有不避其難之義而非其私職即可不殉則其所謂君臣者固與秦漢以後異矣丈人之過應何時何地不可離政而以上二章權之當相去不遠則在孔子一面言君臣必非指魯君與周王且孔子亦不棄而於陳宋鄭衛與楚間不遇湯武之君耳設其間有王者起界孔子以伊尹太公則公之任而謂孔子仍內魯魯則恐無是理也夫孔子者遯之時者也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也其欲見用於列國欲行其道於天下也天下也者實實之即中國也其至楚者楚主中夏之聖已久所期克狄遷於中國則中國之也然則孔子於君臣之義非必欲得一君而爲之臣以盡其義也實欲從事於國以行其道即個人所期爲國服務之禮也且孔子亦非拘拘於一國也實欲行其道於中國也故孔子之爲國服務當合中國而言也

逸民 何曰逸民者節行超逸者也 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

連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

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子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 謂虞仲夷

逸隱居放言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身中清廢中權馬曰清純潔也遭

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鄭曰發動貌按鄭本廢作發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

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鄭曰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

朱註逸民至少連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卽仲雍與太伯同盜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

經傳少連東夷人謂柳下至已矣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

合人心謂虞仲至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春秋傳魯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削之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獨善合乎道

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我則至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

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愚按夷齊柳下惠事見上夷齊事見公冶長魯惡章述而篇爲兩君章季氏篇齊景章柳下惠見前士師章又見商靈篇竊位章虞仲非仲雍乃仲

雍之曾孫周章之弟也周圖价曰朱注謂虞仲卽仲雍其可疑有六蓋六人皆周時人於商獨舉一仲雍似乎不知一也仲雍在夷齊之前百餘年而序之夷齊下二也雍之時在祖甲之世祖甲殷

之賢王雍父太王亦齊人正可以有爲之時何以爲世所逸三也雍終爲吳君不爲民四也夷齊并稱而稱仲雍不稱太伯五也商之逸民多矣獨舉仲雍六也似當就周時言之以周章之弟爲是顯與武曰史記吳太伯卒無子仲雍立是爲吳仲

卒子季康立卒子叔達立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周章已君矣因而封之乃封周章之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於諸侯潘維城曰殷時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成者也武王時滅國封仲於其地也毛奇齡曰傳五年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莊家皆以爲仲雍其誤甚矣仲即虞仲蓋道原所始出於仲雍而爲太王之昭耳周章中曰史記稱仲雍爲吳仲吳越春秋亦稱吳仲吳斗南謂無以孫之所封變國字之理則虞仲非仲雍也清按諸說皆有理可從也夷逸見說苑尸子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云虞仲即仲雍也夷逸言寬於夷狄也或曰夷性也尸子夷逸者同說苑尸子朱張王弼以爲卽荀子所謂子弓者然不可攷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此孔子按荀

策村之世不能汙子弓然荀卿書并未言子弓卽朱張不謂王氏何所見而云然或曰朱張鄭本作朱張揚雄三老歲負乘禮經蓋寬朱張或曰卽韓嬰儒說也或曰卽詩張或曰卽佛張節陽狂也首逸而爲民則有夷奔逸於夷則有虞仲陽狂則有柳下惠少連也清按柳下惠豈陽狂者此說殊非王氏謂朱張卽子弓雖不可據然朱張要爲人名少連見禮雜記及家語雜記少連大連善居夷三日不

夷之子也家語畧闕仲封於虞而曰民以未封時言也惠仕士師而曰民以既黜後言也曰逸民者蓋孔子平日所論定而記者記爲先經起例之文也記朱張而無斷辭疑記者偶逸之也七人皆有可有不可而夫子無可無不可孟子所謂聖之時者也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 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鄭曰自師摯

以下八人皆平王時人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

異師繚缺皆名也鄭曰亞飯三飯四飯皆畢食之樂鼓方叔入於河包曰鼓擊鼓

者方叔名也入謂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孔曰播猶搖也武名也按何公集解本鼓

官有鼓人無食人有少師無鼓師則播鼗是可樂之微者蓋亞鼓屬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孔曰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

皆去陽襄皆名也

朱註太師樂

太師樂官之長亞飯至

亞飯已下以樂侑食之官

有樂食有燕食皆有樂以侑之如左傳晉平公飲酒師賦李嗣侍是也

鼓方叔

入於河

河內

播鼗

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漢漢中今漢中漢水發源之地

地書播

少師至

少師樂官之佐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

愚按此八人皆魯哀公時樂官

八人有謂鼓射時人者顏師古是也漢書禮志鼓射新樂先祖之樂乃作淫樂以悅婦人樂官師執其器而奔散或逐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

註即論語所記太師樂之編毛奇齡據此以為此漢書文本之太賢而古今人表以此八人列於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

明是鼓射時人其云齊楚秦者魯論以今地於之也況齊楚秦本是舊名在商時已有之周但因其地而封國耳且夫

子正樂係私訂未聞改正於朝朱子謂孔子正樂適師樂任官亦非也且既係春秋時事左氏何不書也且樂與商同音隔與韻同音周本紀殷射無道太師疾少師強抱器而奔同齊微子爲之太師少師即疾也本紀云割比干囚箕子殷之

太師少師乃持其器奔周是也清按漢書言奔散言或適諸侯或入河海未舉樂官之名也亦未言適齊楚秦是舊名既無禮證謂

魯論以今地於之尤窮武斷疵履與陽晉近而字異豈必疵即樂也即陽乎且疵履奔周何嘗不齊入海乎孔子正樂何所見而云私訂乎太師下大夫此外皆士其人賦則春秋不書左氏何必配乎毛說不足據也有謂八人為周平王時人者鄭康成注本之漢書古今人表是也有謂八人為周厲王時人者石林據司馬遷周厲王事曰師樂見之矣是也詩按此者無據證以家語師樂以擊磬為官而能琴宮之則樂與孔子同時以夫子正樂而曰師樂之始洋洋盈耳富之則樂與孔子同時以仲地養疾言之則皆春秋時名當以得哀公時人為斷

太師下大夫也少師即小師士也
周禮春官之職先有太師正大夫師下大夫二人小師即少師上士四人中師百人下師百有六十人鼓篋三百人今魯為諸侯當降天子二等然樂官當亦百有餘人師樂下可致者有師宛師乙皆樂官也或又曰乙即樂也
擊見前篇

見奉襄見家語
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可矣矣孔子曰某未得其人伯也某未得其志也
伯也某未得其志也
有問又曰可益矣子曰某未得其志也
有問又曰可益矣子曰某未得其志也
有問又曰可益矣子曰某未得其志也

禮天子十五飯諸侯十三大夫十一
九飯諸侯十三大夫十一
飯諸侯十三大夫十一
飯諸侯十三大夫十一

士九其詳雖不可知然故特性禮每食一口謂之一飯每飯以三為節初飯在婦肝制祭取黍稷柎祭授尸時祝命妥祭尸則取佐食所適之黍稷食之食畢主人盥斯俎於牀北尸三飯告飽是初飯也及佐食畢庶衆尸又三飯告飽是亞飯也祝

佑之如初舉爵及饋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是三飯也已上共三次飯每飯必三面後告飽此士禮也每飯必三者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蓋天子一食即告飽大夫士三食而後告飽也少牢禮自尸祭羊羹黍飯又齊羊羹之後食畢已

是三飯至無餘尸又食為四飯至舉魚尸又食為五飯至舉爵又食為六飯舉爵又食為七飯祝曰泉尸未飽又佑之為八飯八飯之後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佑尸又三飯為十一飯與特性不同蓋大夫禮也天子諸侯之食及佑食之官當由此

推而知之謂按特性禮少牢禮雖皆以祭時之尸計而人之飯時亦由此類推之
獨舉亞飯三飯四飯者餘人未奔散也
或引白虎通禮樂篇王者平且食少陽之始也蓋食太陽之始也輔食少陰之始也引此經義申之曰諸侯三飯大夫再飯魯卑之禮也魯樂官自亞飯以下凡三蓋得自有四飯其不記初飯者未去魯也或曰初飯不佑食無其官也云云清按據白虎通不如據儀禮

始也蓋食太陽之始也輔食少陰之始也引此經義申之曰諸侯三飯大夫再飯魯卑之禮也魯樂官自亞飯以下凡三蓋得自有四飯其不記初飯者未去魯也或曰初飯不佑食無其官也云云清按據白虎通不如據儀禮

之爲鼓鼓者革也

鼓之名見於周禮者中士六人所掌不一鼓非特也

磬者石也無金竹絲鞀土木者其人亦未奔

散也河漢海當以水濱言之不必河內漢中之地與海之島也

明者曰古注河爲河內非也古所謂河內者在冀

州三面距河之內非若漢郡之但以懷汲爲河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曰河從龍門至華陰東至衡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豈此豉方叔當日去魯真入冀州河之北乎抑不過居於河之濱即云入耳按此解入河非河內最通而確據也然則漢與海亦只是漢海之濱不必言漢中海島也

亞飯已下未必皆賢此蓋孔子反魯正樂嘗與諸樂官考訂講習至此而風流雲散繫人深思耳

周公謂魯公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封於魯曰君子不施其親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親易其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孔曰大故謂惡逆之事鄭曰大故爲惡逆之事無求備於一人

朱註

周公至一人

施陸德明本作弛福州本同弛遺棄也

陸德明曰弛不相棄也

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

愚按此蓋伯禽就封周公誡之其辭在策命之外故記者特著之也夫子之於原

壤有曰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又其對哀公有曰敬大臣體羣臣皆足與此相發明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包曰周時四乳

得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今說補北有八士義馬曰宣王時鄭曰周公相成王時所生

朱註周有至時不可考

愚按八士說經家以爲文武時人疑其近是

晉語齊臣謂晉文公曰文王即位對於八虞夏氏註周八士曾在虞官引此經八人爲証是文王時人也然八

虞梁即八士否無明文也在秋繁鄭文王得八男曾君子維俊此當是指武王母弟八人而言謂周公康叔聃季及無實之五叔然亦非八士之親也惟逸周書武王克殷命南宮忽振慶臺之財南宮伯适運九鼎三巫是武王時也又實和博古圖有南宮仲處以爲即仲突仲忽又逸周書云風厲於尹氏八士又云尹氏八士咸作有敏是八士姓尹氏也曰南宮者古人命士以上父子與宮又可以所居爲氏故稱南宮也南宮伯适即書之南宮适也清按此說本之江蘇徵源發站論語一書記孔子與諸弟子之言行以垂教於萬世者也此篇雜載柳下惠周公之言師學諸人及八士之事蓋其言語事實皆魯人素所稱述故類記也

論語稽

微子稽第十八終

後學黃岡高鸞翔松軒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黃國王與中文教
金樹子漸趨吉重

參校

子張稽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孔曰致命不愛其身也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

其可已矣

身故此語凡二十四章大分爲五段總明弟子所記言行皆可執則第一段子張語第二段子夏語第三段子游語第四段曾子語第五段子貢語此是第一段子張語自有二章也

朱註

子張至已矣

致命者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

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愚按致命者不爲害所怵思義者不爲利所動敬出於至誠哀發於至情四者皆

心爲之主者也故必用思士能如此其亦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孔曰言無所輕重也

與破世無此人不足爲輕世有此人不足爲重

朱註子張至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

愚按有所得於心而苟且小就知爲當行之路而游移不定此其於道德也以爲有則終於無所成就而不能爲有以爲亡則又嘗執之信之而未嘗全亡有亡之界不分則有者終歸於亡亡者飾以爲有將何以不忘所有而求知其所亡者哉

此章與有若亡亡爲有知所亡無忘所能各章相發明有亡以道德音者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也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鄭

日子夏所云偷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王日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所云覆

蓋交

與此此第二段是子夏語自有十一家讀按此章語意子夏子張各有得失非以子夏爲主也

朱註子夏至拒人也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

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

愚按子夏門人古載記略可攷見

史記儒林傳子夏居西河田子方發于木與起會泝之弟曾受其焉漢書荀文志詩有毛公之學自謂下所傳經典釋文徐整云子夏授

高行子一云子夏傳曾申又春秋有公羊高設經亦二傳曾子夏弟子又史記子夏爲魏文侯師

其問於子張蓋亦旁證參攷之意聖人體無不

備賢者質有所偏以偏師備則各取其性之所近者尊所聞而立業焉

說本子夏

不及故以與拒爲主

與拒之語其出於夫子與否不可知然夫子嘗曰毋友不如己者即不可者拒之意也

子張過中故以尊嘉於容爲

主

韓詩外傳子夏謂堂友若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於不能正與子張所聞同疑其同關於夫子也

然深味其語意可者與不可者拒所以正

濫交之失而非胞與之量也尊賢容衆嘉善於不能所以立下交之準而非同門

同志之誼也若述夫子之教弟子者曰汎愛衆而親仁則無一偏之弊矣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鄭曰小道如今諸子書也何曰小道謂異端也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包曰泥難不通也鄭曰泥謂滯陷不通

朱註子夏至不爲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

愚按道猶路也其造端自愚夫愚婦及其至而察乎天地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者所謂大者也譬之四達之衢無往而不宜也其諸子百家一切名物象數藝術之屬則小者也雖其具體甚微然往往獨出新意別具妙理足以移人好尚特主於一偏不入異端卽爲曲學不能推之而準以入聖賢之域譬之千歧萬徑各分一途而不能通行無阻也是以君子爲其大而不爲其小

漢書藝文志東平王思傳後漢

書藝文志引此經并作孔子語清按古人引書大抵隨意引列不惟人有誤引即文辭亦間有歧異不必援之以駁難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孔曰日知其所未聞也月無亡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朱註

子夏至已矣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

愚按人之爲學特患得失不自課耳若以日計而尺寸有所得以月計而積久無所失則一歲爲月十二爲日三百六十皆修業之時一生自十五至七十皆進德之年其所造豈可限量哉子夏以爲好學蓋欲人之自勉也

附按後漢書列女傳引此經上二句作孔子語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孔曰廣學而厚識之也切問而近思何曰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悟之事也近思者近思於己所能及之事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仁在其中矣

朱註

子夏至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

愚按博學而篤志則於多聞多見之中有專向而無泛鶩矣切問而近思則其辯難質疑之下有實驗而無空談矣心不泛用則此理之存於中者自生生而不息

故曰仁在其中

清校此與中庸書學問思辨行者不同中庸五者并列誠之目也此言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兩而字有重義蓋以學問為經以篤志近思為緯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

朱註

子夏至其肆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

則棄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

愚接肆極陳也

本說文

凡陳物必有其所居之處市廛為凡百貨物之所居故亦通

名肆以喻學者蓋詩書及畢生切身之用皆在學中猶貨物之陳於肆中也事業也致如致知致曲之致推極也

見學庸又按劉左傳致師之致亦通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曰文飾其過不言其情實也

朱註

子曰至必文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愚按過者失中之謂也必者決其必如是也文者孟子所謂順之而又爲之辭者也一必字而小人之情狀心術見矣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鄭曰厲嚴正也

朱註

子夏至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愚按君子者成德之名貌之莊色之和辭之確皆德之著也德成於中而著乎外在君子祇一德之發見而自人觀之覺其忽若可畏忽若可親忽又凜乎若不可犯則以爲變矣子夏言此蓋欲觀君子者自審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鄭曰厲讀爲賴恃賴也

說文曰左傳昭四年滅賴公羊作厲又公羊傳十五年釋文厲舊音賴是厲賴古字通也

王曰厲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

朱註

子夏至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愚按信謂己之誠意感而孚之以平日言之也誠不足感孚於人而孤行己意其不上下交怨者幾希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朱註子及至可也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愚按閑如門之有限所以限人出入者也德謂德行大德如倫常名教之事小德則一切細行皆是也出入謂去閑不遠偶有出入非謂不用閑也謂按書曰不於細行終是出入於閑之內外不能大遠於閑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 有問屬子路曰東門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閑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蓋孔子之言而子及遠之也清按此可備一說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

則無如之何 包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 孔曰噫心不平聲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包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我於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馬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孔曰始終如一唯聖人耳

朱註

子游至如之何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

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至論人乎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

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

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唯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

小子乎

愚按門人對師之稱小子對長者之稱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

潘維城曰原讀攻異讀宜以子夏門人爲句而

小子屬下讀乃門人之幼者也否則証文復出無謂矣

但可當洒掃應對進退之事

明說字掃除裏洒先鄭註洒當爲灑後鄭說古

文論訪定爲洒吳英曰灑者以水揮地及屬附舍不掃塵然後掃之少歲所灑汎掃也洒乃洗灑之義毛詩勇洒勇掃於樂洒掃洒掃庭內左傳灑灑其心晉語既掃之後洗灑其門戶禮屬也掃說文作埽也

有其末而

無其本子夏直言子游過者朋友相規之義先後始卒皆對子游本末而言草木

以喻道亦有本有末之物也言君子教人非有末而無本特道有當先當後其傳

之也何者宜先何者可倦而後

毛奇齡謂傳即古學字傳與學皆古印與傳信之物一如教者與學者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傳清按此可備一說然失之豈矣當依朱註如謂人

不傳之傳傳字與傳字正相反傳者傳於傳也

正如生植之物其區萌有先後之別

清按說文區從品在口中品象也此區爲品類之區謂區其品類以別之也唯樂記草木

茂區萌連鄭註萌生曰區此謂區爲草木之萌較長

若不分先後而必教人以所難能則是誣之矣君子之道豈可

如此有始有卒謂本末兼賅也其唯聖人乎言非門人小子所能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學而優則仕

朱註則仕

子夏至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

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愚按仕優而不進之以學必貽無術之譏學優而不見之於仕則無實事之驗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孔曰毀不滅性也

無說此下第三段子游語自有二章

朱註而止致極其哀不尙文飾也

愚按致推而極之也禮問喪云故哭泣辨踊盡哀而止矣正與此章語意同蓋禮

本人情哀之有餘不足皆失其中不能致哀者不及也哀而不止者過也

錢古曰喪而卒者也雖過而哀是亦過矣故曰致哀而止謂按與易寧或與其哀不足而過有餘不并過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也然而未仁

朱註子游至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愚按難能者謂其有不可及之處也其所以不可及者卽下章所謂堂堂也此論

語連類記之自相發明之例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皇疏此以下第四段
竹案之謂自有四章

朱註 曾子至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

仁也

愚按荀子曰弟作其冠神灑也 神灑弟作神灑爲神灑 其辭 謝氏校本弟作爲弟作神灑爲神灑 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

儒也此所謂堂堂也 說本 堂堂則相對而難與之近 毛奇齡曰魏武兵并無堂堂之軍趨趨

區兩部以觀堂堂之義曾言相對難與之近也消按此段其確 故難與並爲仁然子張卒以仁見許於夫子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

不喜不侮可侮不伐可伐不傲無害是謂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 殆子游與曾子相規之力歟 猶曰柔功不伐貴位

請按此當與前章參看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

朱註曾子至喪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

愚按致訓盡其極者言竭盡無餘也自之云者出於性情之真摯不待勉強自然而然也凡人用情於他人皆視其恩誼之厚薄未有自然竭盡無餘者唯父母之喪其哀切出於天性不必有意爲之而自然竭盡無餘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天子居喪乃稱哀大夫居喪稱大

大夫也馬註誤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改之也

朱註莊子父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釋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愚按莊子父子事見春秋傳

獻子名孟慶父之後文伯殺之子也莊子名孟獻子相實成襄三君於孟氏為

樂而勤不入陳誠則事盜臣而無飲臣魯二年靖城虎卒以信鄭賈悼新立共與魚石以懲刑師已死知鄆之當厄將事不敬料鄆氏之必亡取孟父之勇而收登城懸布之功實已氏所生而致旬鍾庚廟之死固魯三家中之佼佼者也卒於襄十九年八月莊子年少嗣立與季武子同朝武子之父季文子相三君而家無私積武子處反其父所為而莊子乃不改其父之臣與政其生平見於世者斬木以為公學蓋海陸以術處邑毀宮而重典之平伐怨而報其慶雖覺點舍秩立獨乘疾而歸其嗣似用人不當然誠孫雖為所愚及莊子卒猶哀而泣之則其有以取人可知矣

用人行政為治亂成敗之所關先人之善者百

世不改可也若其不善正當幹父之蠱安得不改夫子謂孟莊子不改為難能蓋

以其父獻子之賢其人其政無有不善故也

周禮例曰襄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季氏有其二孟叔各有其一叔孫穆子賢滅其半不臣父兄但

臣其子弟孟獻子尤賢又誠而只臣其子弟之半於其役也之入因而取一仍以其三還之公不然則臣皆私家之臣政皆私家之政公室子立矣又分室以歸孟氏所入無多而當一軍之任則其權已蓋上可見矣獻子卒莊子立會盟盟向伐邾其時命命出於季氏以一子子在衰耗之中任驅出之事與其因調度不給而解其臣其政改變仍章成如季氏禮所有而取之或如叔氏不臣父兄而盡臣其子弟亦時勢使之然者也而莊子毫不更張非以孝作忠者誰能之乎清按此以臣政為取於公之臣政亦可備一說此與三年無改父道章意同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鄭曰慶父抗輔稱死時人為之諱故云孟氏

禮疏曰鄭此註見

元年傳云慶父抗輔而死鄭重本此

臧在東淵鄭註稱字乃禮字之誤是也

包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典獄官問於曾子曾子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馬曰民之離散爲輕
漂犯法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

朱註孟氏至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

愚按政教不逮於民而世世之衆或以一朝之忿或以一日之饑寒自罹於法爲

上者執法而殺之已屬不教而誅矣若不傷民之不治而反自喜於能得其情則

民不將死有餘憾哉哀矜以心術言非於法有出入也

禮記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謂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於對弋者，觀其罪而喜也。故謂曰：傳外傳三引傳曰：矜有父子訟者，孔子曰：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爲上失其道。齊大傅子曰：訟訟顯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云云。

此則此爲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以告陽膚也。清按可備一說。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

皆歸焉孔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是子貢語
自有五章

朱註

子貢至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污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子

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愚按千古惡名紂獨當之紂豈無一毫之善哉特親小人而遠君子集衆小人之

惡爲紂一人之惡耳

按紂事多過實與史載
傳聞難定蓋言之甚詳

若祇紂一身爲惡何至如是之甚惟集衆

惡以爲惡所以天下之惡皆其惡也清按專制之君其爲衆惡之所歸如此則亦

何樂乎爲君哉此君主政體之所以日歸消滅而世界日趨於大同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

之孔曰更改也

愚按地與月繞日而行天文家就地球南北而縱分之謂之度又由東西而橫截

之謂之道日距地遠而月行於地與日之間若合朔之時月與地同度同道則日

爲月所掩而日食月本無光借日之光以爲光若對望之時月與日對度對道則

光爲地所隔而月食凡交食之分數皆由同道對道之度數多寡而然

詳見邵雍六書略平議中

此大器耳

日月本常明其食者則偶蔽之耳君子之行豈無偶蔽之時惟偶蔽而旋復

於明所以爲君子之過皆見皆仰正以見君子之心無一毫之開私也

衛公孫朝馬曰朝衛大夫也

左傳昭二十六年魯有伐大夫公孫朝哀十七年楚有武城尹公孫朝又列子紀子產之弟曰公孫朝此鄭之公孫朝也又季札聘衛設公子朝此公子也故書衛

公孫朝以別之

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

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

不從其學也無所不學故無常師

朱註之有

子貢至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

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愚按僅以學言則學琴於師襄問禮於老聃學樂於萇弘問官於鄭子皆是也然

特學中之一事耳若論其大則自堯舜禹湯傳之文武周公至孔子而集羣聖之大成者也此獨言文武者從周之義且古來法制至文武而大備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也武諱也武叔成子不敬之子也叔孫氏出於桓公子叔牙故與孟季孫

禮三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包曰七尺曰仞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包曰夫子謂武叔

朱註子服至牆卑室淺夫子至不得其門而入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敞高而宮廣也

愚按仞註家或言七尺或言八尺以周禮溝洫深廣之文攷之當以八尺爲斷

段熲堂曰切王者地枝王逸實撰卡茶頤師古勇立論鮑彪人粒曰八尺而鄭氏謂禮記注高誘呂氏春秋注王逸大相招魂註卡諱明堂制度論郭璞司馬相如賦註陸德明莊子釋文則皆謂七尺程瑤田曰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仍溝洫注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必八尺仞必七尺者謂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不得

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而用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則與所度

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氣形氣面求其柱以爲仰必不離八尺故七尺曰仰亦其勢然也毛奇齡曰說文
仰者伸臂一臂八尺五仍義同尋故周禮匠人作治廣與深俱兩其八尺謂之廣二尋深二仍也仍與義通疑爲誤輸木構
千太玄云直業報謂以木廣地面止輪之轉者蓋以賢當車正指神靈爲伸臂所度木也則切當斷作八尺張文彬曰周
禮本文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湯廣八尺深八尺謂之進則深廣必均加數必倍此不曰各八尺而曰尋切者特互異其名以
示典例耳安得治之深廣減廣一尺與深進不同耶酒按說可從
古者自天子至士所居皆可稱宮
精惟天子曰王宮諸侯曰公宮
見左氏傳定十二年公入季氏之

尺與深進不同耶酒按說可從

古者自天子至士所居皆可稱宮

精惟天子曰王宮諸侯曰公宮
見左氏傳定十二年公入季氏之

宮此大夫之稱宮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皆其宮此士之稱宮也
潘維誠曰丁希賢謂宮如解維大山宮小山宮之首與
之也禮君爲庭宮之又備有一畝之宮爲莊宮墾垣也左

傳魯人處夢乘君子立於社宮社非國漢不原而禮有君兩鄉於北墻下之文則有墾垣是社宮亦墾垣黃式三曰周官天
子宮縣諸侯亦墾垣之稱清按宮者室之有闔牆者也如專墾墾則易入于其宮左氏王宮公宮皆曾有墾無墾者耶

苟面牆而立見彼之好

室家之好以聊不見此之美富

宗廟之美卿大夫士皆有之百

豈可妄

肆譏評哉武叔權臣也其言一出則必有希承風旨者從而附和之此景伯所以

不能不告而子貢所以不能不辨也

清按正義曰夫子復後諸弟子切礪以成其學故當時有若則似
齊人子凡則疑於夫子陳子禽叔孫武叔曾謂子貢賢於仲尼亦

可見子貢晚年
進德之功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
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

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何曰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朱註

叔孫至量也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邱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毀

謗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愚按魯三家唯孟僖子最知孔子季氏則桓子雖不知孔子猶嘗引而用之康子

則所用皆孔門弟子是猶知孔子者也叔孫武叔以下材據高位妄謂孔子不若

子貢而又非毀之

列子仲尼處陳大夫聘魯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魯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魯乎叔孫曰吾聞顏回曰孔丘能居心而用形體濶曰稱事人而以居心用形爲首亦毀魯人之一

也子貢之言猶前章之意丘陵屬地地雖高人得登其上而踰之而高者卑矣日

月麗天人不能登天而踰之則日月之高爲不可及量者高卑之分量也清按今

之欲廢孔教孔祀者皆自絕於日月者也夫亦多見其不知量而已矣於孔子何

傷之有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孔子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也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孔子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導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見榮顯死則見哀痛也

朱註

陳子禽至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至不愾也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至升也

階梯也

士喪禮後有林

戴則虞人設階無林戴則坎人設階與此階字義正同

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

夫子至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

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愚按子禽雖在聖門於聖道素無所見

清按子禽在論語凡三見除此章外一則問夫子之聞政爲求之與之一則疑伯魯之有異聞其於聖道素無所見已可知矣

其謂仲尼不貸於子貢則其識見正與叔孫輩等耳子貢既深資之又歷舉夫子之神化以告之蓋規勸之義也

論語精義 子張稽第十九終

後學黃岡高鸞翔松軒校字

論語精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黃國玉撰中文書
金檀于漸遠古堂 參校

堯曰稽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鄭曰曆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末漢初儒者言

帝王受命有符瑞之徵於是始有圖錄之說鄭以註經非也何曰曆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包

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謂包訓困

與然以大禹謨上下文求之宋註爲長舜亦以命禹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曰予小子履敢

用立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孔曰履殷湯名也皇疏湯名乙而此言履者白虎通云湯本名履及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爲名故改

名乙以爲殷之家法按詩商頌爲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玄鳥者燕也燕古字作乙乃象形字則湯本名乙乃燕字之義非甲乙之乙然則世謂湯本名天乙孔安國謂克兒後乃更名履是也魯氏據白虎通者非也此伐桀告天文

論語精

堯曰稽第二十

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

禮弓夏后氏尙黑大事飲用赤或事樂犧牲用玄殷人尙白大事飲用日中皮事樂

尙爲夏之候圖故性從夏所尙而用玄牡也

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鄭曰皇王

后帝

按本

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主五方謂五帝

謂按此亦漢儒說與

用玄牡者爲

舜命禹事

謂按禹乃湯名鄭則舜命禹專則殷字將何以解之耶

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有罪

不敢赦包曰從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鄭曰簡閱在

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何曰言桀居帝臣之位有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

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預也

萬方有罪我身過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何曰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

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

謂按何註與朱子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

之也

謂按此處誓之神在伐紂時所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包曰權

稱也量斗斛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其哀重祭所以致敬也寬

則得衆信則民任焉

游按何晏集解本無信則民任焉五字

敏則有功公則說孔曰政教公平

則民說

按何晏集解本作公則民說

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故傳示後世也

盧疏此篇凡有三章雖初稱堯曰而貫通衆意故其章內並陳二帝三王之德也說

此一章中凡有五項自諸首至天祿永終爲第一是堯命授舜之辭又下云舜亦以命禹爲第二是記者序舜之命禹亦同堯命舜之辭也又自曰予小子履至那在朕躬爲第三是湯伐桀告天之辭又自周有大賁至在予一人爲第四是明周武伐紂之文又自聖權以至章末爲第五明二帝三王雖有揖讓與干戈之異而安民取治之法則同又下天子張問章明孔子之德同於堯舜蓋聖也上章講盡所以能安民者不出章五美財四惡而孔子非不能爲之而時不值耳故下又一章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以明孔子非不能爲而不爲者知天命故也

朱註

堯曰至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

氣之先後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舜命禹

後禪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

曰予至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

書文大同小異曰上富有湯字履蓋湯名簡閱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

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唯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

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

周有至此以下述武王事責于也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

序云齊所以錫予善人子夏詩序曰齊大封於周也齊子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蓋武王伐紂時封諸侯有功蓋本於此周有至此周書秦誓

之辭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此引禮記禮運篇法度禮樂制度

也按宋此莊不歸誠至必從說見後歸心焉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

商容之位樂記封王子比干之冠釋箕子之囚式商容而復其位二者皆人心所欲也所重民食與祭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

祭寬則至此於武王事無所攷恐或泛言帝王之道

恐按曆數者帝王統紀所歷之數也天皇地皇人皇之世荒杳難稽自伏羲神農

黃帝顓頊高陽高辛而至於陶唐其數略可紀載堯舉舜爲相二十有八載天與

之人歸之堯仰觀俯察知天之曆數在舜故遜以位而命之如此執中者危微精

一之傳世所謂道統也

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十六字之心傳自堯舜之者也

困窮永終戒之使知所慎也

書大禹謨汝說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顯四海因窮天祿永終

此三句今皆載大禹謨爲舜命禹之詞蓋舜受之堯而授之禹也

禹也

古今惟舜所遺是第一奇事上有堯以爲之君下有禹以爲之臣雖父頑母嚚仍德而卒能克禪厥父其居位百年不特事功易就即受授亦不待煩言後來如文王以王季爲父武王爲子屬平近之然功歸不歸舜遠矣故時命遂

三者會天之所以降珠也

湯之言據湯詰則歸自克夏而告萬方也

書湯誓王歸自克夏至於亳誓萬方又曰降

於上天神后請罪有夏又曰爾有善朕弗敢棄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爾在上帝之心美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質萬方其文辭與論語微異

據墨子則禱旱也

兼愛下篇湯

履敕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年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致有罪不敢敕爾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

據呂氏春秋則克夏後而禱旱也

呂氏春秋慎大覽云傑爲無道湯受天下之不寧與伊尹盟示必滅夏商則早湯發誓以謂伊尹之盟又春秋紀云湯也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韓學詩傳亦稱湯之救旱禱於山川與墨子呂氏合又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此當以湯詰爲據

清按說經家每以湯誓之詞以爲不足據然則子史之書又安知非

從耶仍以

用玄牡者克夏初歸服色未改故仍尙夏色也以上堯舜禹湯之統明矣

記者復記周事以繼其序周有大賚二句記者之辭也雖有周親四句記者引泰

誓以爲證又見湯武之道之合也

清按製不如仁即富商之趨亦即帝位不意也百姓過在一入即萬方罪在朕躬之意也此湯武之道之合也又按周有與卅十人其

視除謂公為太宰張叔為司徒李為司空外五叔無官是聖不如仁之設至管蔡微賈則在後也 **權者銖兩斤鈞石也** 漢書律歷志衡平也權量也衡所以任

之正權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在天曰玉衡在車曰衡衡權之數曰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銖者物由烈微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二十四銖為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

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成均均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者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鈞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

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矣是為五則 **量者侖合升斗斛也** 律歷志曰量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矣是為五則 量者侖合升斗斛也 黃鍾之侖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耗

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量合侖合十升為斗十升為石十升為斛而五登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圖其外旁有虛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右耳為合侖其狀似爵以廣辭義上三下二書天兩地圓而面方左一右二陰陽

之象也其圖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台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衡者量動微氣而生物也侖者合侖之量也夫君者關於合合於合舉於斗角於斛職在司農 **法者律也** 商按變與同律度量衡馬註律法也 法衡即論語 **律者十二律** 自建子之月律中黃鍾為始黃鍾管長九寸徑

寸之百四廿月太族長八寸卯月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百七十五長月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巳月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一千九百七十四午月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未月林鍾長六寸申

月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酉月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戌月蕤賓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亥月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律者候氣之管以銅為之或竹為之中者應也陰陽之氣至地

而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人地以假 **以黃鍾為萬物之根本** 律歷志曰黃鍾十一月之律乾初九也 其實其地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是氣之應也 **聲之所出也** 五聲宮商

角徵羽也 **聲正而後數可明數明而後萬物可正** 漢陰之變也陽始於子故 **黃鍾為萬物之根本** 黃鍾為萬物之根本

律歷志引書同律度量衡及論語此文又云元始中執和劉歆等言之最詳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穀五曰權衡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籌事物性命之理也劉向書曰先其算命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分七十一枚而成六風為一風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而累於萬也聲者宮商角徵羽所以作樂也中於

宮濁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字於羽故曰聲為宮紀也齊按虞書及論語均不及數蓋男子七歲教之數與方名不得誦書也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 律歷志曰本起黃鐘之長

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丈尺存焉分者自三微而成書可分也寸者寸也尺者度也丈者引也引者倍也引於分付於寸變於尺張於

附察之者也 權量度皆起黃鐘之律 律歷志曰權量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量衡平準繩度量廣狹深淺附察之者也 權量度皆起於律也清按以律審度則以兩黍九十度黃鐘之長以定分寸尺丈引而五度審矣以律審量則以兩黍千有二百以定俞合升斗斛而五量審矣以律審衡則以黃鐘一俞千二百黍之重以分銖兩斤鈞石而五權審矣故

皆起黃鐘 而律自為聲樂故以四者並言也官不舉職謂之廢殷紂無道其臣多隱遁 清按如微子蘧荅野箕子作狂為奴太師疵少師穰抱樂器奔周之類故 或不備官或在官者非其人

兼仲舒對策有曰至於殷紂殺賢智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 故武王起而修之 包慎言曰權所以稱物平施也職在大行鴻臚掌之景所以量多少也職在太官大司農掌之

修此數官清按此可備一說而不必從 凡此謹之審之修之者皆政也紂失之而不行武王扶衰救弊始

行之而達於四方也國以爵土言滅者無罪而被滅也 清按如有罪滅者亦與之世以世

則文王不必被髮伐崇矣

系言絕者其嗣之絕也興者復立其後也繼者擇旁支以爲之後也

詩文王正漢引五

侯也世爵卿大夫也金微曰興者於有子孫而失其爵土者立其本支也繼者於有爵土而無子孫者立其旁支也清按世可兼講侯縣大夫言父傳子子傳孫之世系也不必專指卿大夫金說可從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見樂記

樂記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副封帝堯之位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除箕子商容外其不顯不寶者多矣舉者舉而用之

史記云繼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寶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

蘇按武王崩後周公攝政向一沐而後髮者三飯而吐哺者三此逸民之不顯不寶者多矣民食喪祭之重三禮略可攷見

實民如周官司民之職三年及孟冬祀天之司民之屬其日獻民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與大比典實民之書同歲之此國家重民之政也承食如周禮地官之屬有司祿之官其所掌雖逸然天府職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教數則受而藏之是所掌與司民略寬信敏公蓋孔子之言

謂也况食人與人議戰其所掌亦莫非爲民食計乎重與如五服之等九旗之羽上殺下殺勞殺之分正服於服從服之異是也重祭如神符焉之禮操獻酬酢之節是也記者引以終此章之義正以見孔子之道承二帝三王之統也

前篇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其言多悉則不悔意則足以使人二句無公則說一句蓋以爲原在子張章而此爲脫亂不盡之文情按既爲脫亂不盡何以又多公則說一句此當是孔子言治道之記記者於堯舜禹湯後序周事又序孔子之言於後正以見孔子之

道承二帝三論語記此章於篇末蓋後序之例猶孟子終篇歷叙堯舜禹湯文王孔子之意也

古論語二十一章分變曰下車于張問則爲一節蓋論語自微子篇記夫子之贊已歷而子張問則記弟子之贊則變曰贊蓋後序之例矣不惟與孟子終篇同即周易序卦莊子天下篇莫非此例又史漢敘傳及漢

漢子史之可證者尤夥子張問以下列爲一篇重書成後則爲續編故又居後序之後此重書之說也劉宗素疑之以謂論
述弄出一人此序當作又謂蓋伯黨末亦論舜禹文武禹本也後序平云云情按論語開孔出一人然當合篇以成一書之
時非經一人之手必由羣弟子齊奉同爲編訂此序雖不知出何人然既非孔子所言又非門人之附自舉故禹湯至武王
之事而終以孔子之旨其次序有無不紊則其爲重書後序而於編訂時記者所作實無疑義蓋氏引孟子周易莊子及
史漢各後序爲證其說可從也清按堯舜命辭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是所重在民生也湯之萬方有

罪罪在朕躬武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以身爲民人負責任也孔子繼羣聖

之後曰得衆曰民任曰民悅

保何妥
集解本

是注重民權也然則自堯舜禹湯文武以至

孔子皆以民爲立國之本矣况孔子以匹夫而直接帝王之道統是三代以上道

在君相三代以下道已在民孟子亦有民爲重君爲輕之語惜繼世無發明之者

秦漢以後遂趨於極端之專制政體耳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
以從政矣孔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
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按

此即今日民生主義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

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孔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請按此即今日平等主義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馬曰

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慢令致期謂之賊孔曰與民無信而虛剋期也

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孔曰謂財物也俱當與人而吝吝於出內

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原破此章第二句孔子同於堯舜諸君之義也

朱註有司子張也虐謂殘酷不仁暴謂急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

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出內

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

愚按古論語分此自爲一章蓋續編之例也

辨按古今人詩文集之補遺也

因所利而利之則無不

遂其生之人矣

八家則井守望相助以養以教養老慈幼辨九條三吹圖飲婦以及任土作貢種種授時皆是也

擇可勞而勞之則無不可用之

人矣

如辨其夫家徵其賦役公旬三日徵役無過家一人老幼孤獨廢疾則免之是也

欲仁得仁則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而人皆立達

矣衆寡小大無敢慢恭以接人也衣冠瞻視儼然可畏莊以臨人也從政之道備

此五者故皆爲美虐暴賊刑之失也各賞之失也皆足害政故曰惡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孔子曰命謂窮達之分也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馬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鄭曰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東疏此更明孔子知命故不爲政也

朱註子曰至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

爲君子不知禮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不知言至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

正

愚按此蓋鄭氏攷騷古論取補魯論之闕者亦續編之例也

論語稽

堯曰稽第二十終

後學黃岡高鸞翔松軒校字

論語稽後序

論語者聖賢言論之語

漢書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後問於夫子之語也皇說曰語者

謂其是也唯存此之事實

而記者記之也

絕弟子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棄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探時賢及古明王之

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何宗元曰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遠當時弟子時無存者矣曾子弟

子為之也程子以為成於有子之門人洪德昭亦出於閔子之門人以二子皆稱子故也朱子曰憲問一篇疑蓋所自記聞者雖引

魏華父曰門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致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有既子且字者如閔子騫等不一二人或字或子者又數人

如淵弓逝夏齊樂門高弟字而不字有子竹子子而不字且孝經字仲尼而子竹子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則字不異於子

也安必曾有閔稱子遂為其門人撰之乎張元珩曰論語為何人所集不可考然書中無此字凡應用此字皆以所字代之得毋託

偽於其款乎又戴記指弓上下章亦有斯字無此字有子竹子亦稱子疑集論語者即集指弓之人也書各記所聞皆各有所主

且以言為一書之首以告子敬五且四惡惡亂帝王之後為一書之結則鄉黨為第十均極布而得體然獨於孔子委史乘田中

都宰司空司寇諸事不一涉筆所記事與言又多不詳其緣起為可怪也袁枚曰論語敘事筆法下論不如上論朴老上論道千乘

之國弟子入則孝兩章皆直也直而下論仁則曰能行五者於天下言政則曰尊五美屏四惡他如九思三戒三益三

德皆先加虛實清按論語一齊大夫孔門再傳諸弟子所記不必盡求為何人書中不惟曾有閔稱子亦有時稱子上下論叙

何會至於全書體例或記言或記事動故不涉及事實何疑之有

其本有三曰古 漢書其王欲孟孔子宅為宮壁中得古 文論語孔叢子以為孔門所藏家語以 傳之其本分幾曰下子張問以為一篇 日齊 齊人所傳曰齊論於多問王知道二篇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見於武訓是 內魯外王之學此傳會也齊之升曰論語篇名皆就章首字義名篇非包括全 章之義今強以語見說文者云玉榮之盛分其理猛也如玉之潔見初學記者云潘瑋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煥 若也近而視之斐若也一則瑋勝一則字勝又初學記及太平御覽引論語五十篇之區治玉謂之琢又謂之雕琢五色鮮白也登

五色也。漢玉光也。瓊赤玉也。辟璣瑜美玉也。璠玉也。璠玉佩也。璠充耳也。璠玉飾以水藻也。凡於玉之屬特詳。竊疑奔論所遺其一乃問玉弄問王也。案文三案均正爲王中畫近上爲玉王伯厚亦云。然情按此可備一說。曰

魯魯人所傳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與何晏馬融亦說之於訓說皇侃爲古

魯魯人所傳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與何晏馬融亦說之於訓說皇侃爲古

魯魯人所傳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與何晏馬融亦說之於訓說皇侃爲古

魯魯人所傳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與何晏馬融亦說之於訓說皇侃爲古

魯魯人所傳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與何晏馬融亦說之於訓說皇侃爲古

魯魯人所傳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與何晏馬融亦說之於訓說皇侃爲古

魯魯人所傳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與何晏馬融亦說之於訓說皇侃爲古

魯魯人所傳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與何晏馬融亦說之於訓說皇侃爲古

魯魯人所傳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與何晏馬融亦說之於訓說皇侃爲古

魯魯人所傳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與何晏馬融亦說之於訓說皇侃爲古

魯魯人所傳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與何晏馬融亦說之於訓說皇侃爲古

魯魯人所傳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與何晏馬融亦說之於訓說皇侃爲古

魯魯人所傳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與何晏馬融亦說之於訓說皇侃爲古

魯魯人所傳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與何晏馬融亦說之於訓說皇侃爲古

魯魯人所傳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與何晏馬融亦說之於訓說皇侃爲古

魯魯人所傳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與何晏馬融亦說之於訓說皇侃爲古

魯魯人所傳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與何晏馬融亦說之於訓說皇侃爲古

魯魯人所傳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與何晏馬融亦說之於訓說皇侃爲古

魯魯人所傳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與何晏馬融亦說之於訓說皇侃爲古

魯魯人所傳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與何晏馬融亦說之於訓說皇侃爲古

魯魯人所傳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與何晏馬融亦說之於訓說皇侃爲古

爲義疏

皇氏論語義疏凡十卷

宋邢昺又本皇氏而別疏之

邢氏論語正義凡十卷今十三經所收論語註疏本是也

今所行古註蓋此

疏解本矣

以上諸家皆著行於世

自餘兩晉

又有戴宏常侍巴西應周字允南註十卷與書左兵中第焦潤謂字正無註十卷並氏集幾十卷撫軍參軍江夏孟繁字少孤註十卷駸陸德明曰一云口關子

博士天水梁說註十卷註齊刺史湘南侯陳顯食高字承叔註十卷尹敬

論語十卷宋解二卷又舊唐書經籍志有賈公彥論語疏十五卷又陸德明論語音義釋文口零餘人見通志

宋之際 宋集解論語拾遺一卷陳道詳論語全解十卷鄭汝諧論語

德秀遺書補成四書集編論語十卷趙順孫四書章句二十六卷以上諸家均四庫所收

治者猶衆義類亦繁 鄭德

我文畧論語類記分爲十一部古論語二部鄭玄古論語十卷已見上又有徐氏古論語註一卷正無一部蘇氏今文石經二卷莊解十九部鄭玄論語十卷論語十卷及王肅李充袁嘉尹敷何晏術理江熙蓋氏孫綽并已見上又有虞氏論語七卷崔

豹論語集義八卷梁觀論語十卷孟慶論語九卷張氏論語十卷史詩原解註論語十卷虞夏鄭玄註十卷宋明帝補遺註十卷寧句二部劉炫論語寧句二十卷徐克李論語講疏文句義五卷義疏十二卷皇侃邢昺及崔豹論語十卷已見上又有范廣論

語別義十卷褚仲都論語義疏十卷劉炫論語通義十卷口論語釋疑八卷張冲論語義疏二卷虞洪論語義疏二十卷口義疏十三卷口別義十卷口論語展家疏十卷論語十四部釋掃地擊及韓愈寧解二卷并已見上又有口論語義疏第一卷可

馬氏論語源旨一卷口論語源旨一卷郭象論語源旨二卷王弼論語釋疑三卷張禹論語釋一卷口論語義註隱三卷僧寶論語源旨一卷口論語源旨十卷口論語元義二卷辨疑二部李浩論語刊誤二卷周式論語辨十卷名氏題三卷鄭玄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口論語撰人名一卷口論語世譜一卷香釋二部徐康論語者二卷口論語釋文十一卷疏緯一部

卷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王勃次論語十卷內江照集解十卷術理註八

論語

卷八

十一

新印書館刊印

爲集註乃集千古之大成

自是以後學者治四書而論語在其中矣亦有單治論語者然寥寥無幾名氏均見下

元明以來未之或過

元有劉因四書集義精要

二十八卷無名氏四書辨疑十五卷中有論語一百七十三條并遺四書重說四卷胡炳文四書通二十六卷張存中四書通經六卷袁俊四書疑節十二卷王元乾四書疑義通八卷唐道四書疑義二十八卷朱公遷四書通旨六卷史伯瞻四書管窺八卷明

有胡廣等四書大全三十六卷蔡清四書要引十五卷呂聘四書問六卷陳士元論語數攷二十卷周宗建論語商榷二卷劉宗周論語學案十卷車世純四書留箱六卷以上皆四庫所收其餘又有郝敬論語詳解周洪謨疑辨論語

世則又數十餘家矣

孫奇逢四書近旨二十卷陸隴其四書困勉錄三十七卷李光地論語割裂二卷毛奇齡論語稽求編四卷四書原旨四卷補二卷閻若璩四書釋地一卷顧一尊又續二卷三續二卷楊名時

四書別記四卷熊盛臨四書說九卷江水鄉萬開攷十卷程大中四書遺義六卷以上皆四庫所收其餘有汪份四書大全毛奇齡四書索解又四書改錯謝元珩四書客難陳宏謀四書人物聚攷錢坫論語後錄趙佑四書圖說錢陳群論語古制劉宗周四書攷異

江聲山船侯賢任啓運四書約旨周秉中四書典故辨正劉逢源論語通河莊遠祖論語別記吳昌宗四書經註卷証曹之升四書無餘說凌曙四書典故周蘭价四書釋疑黃式三論語後案金徵四書味根錄沈祖燕四書台爲大成朱亦林論語札記劉寶楠

及其子恭彭論語正義杜炳四書圖攷清

澤城論語古註集箋劉古拱論語明枝 大氏治經之要不越義理攷據兩端漢儒長攷據而義理

實啟宋儒彙纂宋儒長義理而攷據多沿漢儒譌誤近代攷據之學極盛其於經傳之

文字史百家之說六書之詁訓旁搜博採一字異聞摺摭無遺匡謬正譌之功匪獨宋

儒諍臣抑亦漢儒跨躡子也然厥敝有二一曲牽強引證成己說一諸說紛列茫無裁

斷且自謂漢學而所瑕疵朱註義理什不一二攷據什常四五別流尋源實倒戈漢儒

罅隙也夫古人缺失甚賴後賢匡救道衷一是經旨自明抨擊誣寧君子者儒乎先

子贖之乃因朱註所失反求古訓

即皇侃那為所疏何晏集解本也

旁攬諸家之說

凡所撰古今治論諸家四書家并己見上其非專治論語四書而採

入者如陸元明經典釋文孔穎達五經正義賈公彥三禮疏洪邁容齋隨筆王應麟困學紀聞陳善人語王成公集張栻千百年證國林高岩秋大華表惠棟九經古義關炎武日知錄朱彝尊臆觚亭集江水經補遺金榜說全祖望經史考問何焯雅門讀書記邵晉涵爾雅正義武位華經義證袁枚小倉山房文集錢大昕養新錄及潛研堂集孫壁文養新錄賦虎拜經日記阮元研經室集陳澧禮記象說吳英詩句說孔廣森解學居官注中逸學等書無過無莫惟義是從義有未悉合者或下己意積再期遂成此編惟是草創伊始志事未竟討論修飾責在小子亦越三載而繼述之功乃蕪憫予小子學殖荒落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其曷能告無罪於先子要其無門戶漢宋之見無厚薄古今之心則世有知言君子庶幾亮之矣先緒乙未春正月朔且男應清謹識時在安順旅邸

民國二年四月十五日即癸丑三月初九日改刊

先子行狀

先子諱懋庸字伯銘號莘齋別號碧山野史先世本夔氏亦作晏晉有中郎將晏清宋有仁宗時狀元晏谷珍朱子門人晏淵元時改晏爲宦明有江陰進士官績然譜牒失紀故新訂譜斷自定益公爲始祖而上溯始祖所自出則惟成坤公成坤公居蜀江津其遷江津也代遠年湮無可攷見第相傳來自湖北麻城云定益公爲成坤公次子清初遷遵義居城北二十里屏鳳山莊再傳爲二世祖奇遇公邑諸生初晏雖改宦間仍從變至公始專氏宦三傳爲先太高祖憲老公諱儒章乾隆丁卯舉人壬申恩科進士卽用廣西灌陽崇善知縣內遷禮部太常博士轉吏部考功司主事出知湖南桂陽直隸州兩權永州府事在灌陽禁奸民採礦在崇善除柴馬田例建崇山書院在桂陽建鹿峯書院在永州興修學宮所至因利去弊人稱神明具載府志四傳爲先高祖允升公諱大猷廩貢生始修祠譜五傳爲先曾祖衡園公諱廷銓嘉慶辛酉拔貢戊辰恩科舉人授印江縣教諭薦升河南輝縣未之任卒在印江歲饑捐金賑民又大疫捐棺施

民並載府志公無子以先本生曾祖廷臣公子爲嗣是爲先大父子蕃公諱必濟子蕃公以廩膳生五試不售憤棄出遊時先子裁七齡耳先子以道光壬寅十一月十四日巳時生己酉先大父東遊江淮遂不返咸豐乙卯先大母劉孺人卒惟先生祖母潘孺人在堂丁巳我母來歸家自衡園公印江賑施先已中落及子蕃公屢年困頓日益匱窘遭時喪亂楊龍喜賢苗土等匪迭肆陵擾氓庶半不自存先子雖幼弱上事潘孺人下撫先五姑采霞支持艱苦有過成人同治丙寅先子年二十五先是有祖姑適李白初進士以產卒子蕃公教養其遺孤成立卽煦齋表伯字和也至是以乙未舉人官浙江知縣遺資來迎先子遂奉潘孺人挈眷往道茶江先五姑以前年傷賊刃創失血死過重慶亡弟繼宗殤潘孺人悲女哭孫至江寧而病就醫六合遂不起先子營葬舉僅得至浙煦齋表伯歷任遂安江山桐鄉先子皆讀書署中光緒乙亥表伯卒昌化任先子走通州上海爲莫善徵先生字芝課讀戊寅命字侍母回黔己卯先子以子蕃公潘孺人歸葬是冬復之館甲申善徵先生再任上海延先子佐其幕戊子移寓太倉得

腹張疾旋愈已丑移寓維揚庚寅命應東下代經營未完事乃束裝歸辛卯秋疾復

作壬辰春應南中得書具言已愈蓋權辭慰遊子心而疾固時愈時作也秋九月忽

增咯血彌留及十月初十日時加午夜棄不幸應等而長逝矣享年五十嗚呼可勝痛

哉應以十二月十六日聞訃十八日匍匐奔喪癸巳二月二十六日回籍卜三月十

八日安厝於屏鳳山故莊之南廖家堡配龍孺人姜沈氏子應廩膳生應業儒女

三長適邑庠生劉道謂次適劉三適何孫九人途逢况皆應出應皆應出途况先

子幼不及事先大父其事劉孺人潘孺人各得歡心潘孺人病利金陵裙襖數穢先子

日至秦淮河手浣之孺人卒哀毀骨立後七年壬申客上海將市裘感念昔時殮服薄

輒泣泣不忍撫先五姑極友愛五姑死賊傷句譚序初先生幼奏旌貞烈自允升公

創建祠譜屢毀兵燹先子積薪俸命應修復又倡捐田產爲祭祀資生計固未裕不

恤也族伯汝梅應甲戌成進士即用山西知縣將改浙江謀之先子先子時在煦齋

表伯所無一錢貸之友人不足復典衣助之族有疏遠者昔以力佐先子其子貧不能

娶先子爲買婦延其嗣煦齋表伯卒家人絀生活先子以時助濟之忠州詩人李芋仙
士名客死無歸先子爲棺殮費百餘金其子來獻所藏古名人書畫先子固好此獨固
拒不取先子少值亂離未就小試以國學生七試不傳壬午京兆僅選臚錄棄去不就
不克致力國事在煦齋表伯遂安署齋匪童正元黨楊青元妖惑聚衆至二千餘人城
幾危先子赴其近村相機宜中道與人遁步而往重賞購勇士計繫斬青元傳首示其
衆脅從乃散幕上海值中法有事先子憂海戰不足恃嘗作菊藥末譏登之滬報謂海
軍宜奉直東爲一鎮長江爲一鎮廣東爲一鎮閩浙爲一鎮總以經略聯爲一氣避敵
船之合而擊其分云云先子髫齡卽向學家有藏書皮高檳梯登繙閱忘出家人覓午
餐不得久乃得之櫝中及遨遊浙東西江南北聚書萬餘卷悉閱讀數過所丹黃點評
者什三四辛卯鄉闈吾鄉人十見對策不藉書卷皆大驚服初潘孺人憂先子學未成
又貧無以具脩脯命從鄭子尹徵君珍徵君嘗避亂吾家且先長姑適其子伯庚知同
又姻也以謂必得當及往乃不果留嘗從莫善徵先生楊子英先生聖杰黎篠庭先生

及至浙從孫琴西先生去音暨海南吳開章先生去音在京師從李菱舟先生去音而煦齋表伯復親爲指授後在上海所交如李丈辛仙嚴丈尙雲去音皆當代知名士
先子早年好爲詩歌二十以後專習帖括三十乃多爲古文詞書謂文境莫要於藏鋒
莫妙於迴鋒無是二者則低昂者媚詰屈者鄙簡鍊者窘矍曼者擴皆不熟稔也又謂
今文有二僞一目錄之學一章句之學皆無米糲也其爲文根柢史漢而又下探韓歐
宗旨近參方姚家法他如惲子居龔定菴胡稚威汪谷甫吳南屏曾文正諸家皆有心
得然猶恐流於委瑣乃一意涉獵許鄭之學以濬其源孜孜矻矻母慮風塵鞅掌牀膝
纏綿曾無一日休息所著有六書略平議八卷說文疑證編二卷古文四卷雜體詩七
卷詩餘一卷讀史記神言四卷讀前漢書私記六卷備忘錄八卷兩論蠡測二卷紀程
四卷播變紀略一卷惟大藏經音義引說文攷僅得十之三未成書晚年以朱子集註
尊者毀者皆出過當思有以匡其失而成其美著論語稽二十卷并冠以孔子世家稽
一卷蓋取漢宋以來暨國朝諸家箋註說集其善理采其長如言學則詩書及畢生切

身之用皆是言道則從是從首乃人生當行之路言孝則義在以子承老非稱美之名
言仁則仁者人也人傍着二謂之仁如果之有仁其萌芽二辨乃生生不息之理其他
間出新意要期吻合經文不故爲矜奇炫異應請謹守遺編管抄呈黎尊齋先生啟
校正鑒定并蒙代刊詩文播變等集行世先子與人交坦直無所緣飾不逆人詐以是
屢受紿然亦不屑與較平日不矯世立名不務細微不留意衣食美惡不惑二氏仙佛
鬼神之事不信形術家言遊州縣署數十年不干詞訟取人一錢應請侍膝下日少凡
此僅具崖略所不知者不敢妄述儘蒙當代名卿碩彥錫以碑傳誌記增輝泉壤則存
歿均感矣另屬情謹述

右行狀爲

應請

癸巳年撰述甲午刊入

先子詩文集茲復略爲增易附論語稽後

民國二年正月二日另屬情謹識

論語稽校勘記

上論

篇名 頁數 行數以一行計 正

積例 一 二 則續刊或重刊者也

世家種 一 五 故清殿部則例

學而 一 十三 樂取義於樂之和

四 十四 且即其書論之

為政 九 二十 且以周禮考之

八份 九 二十一 有遺則有遺德者也正謂問事是非也

一 二 殊少正

九 六 天子八份

十 十 而使他人攝之

十一 十一 跪官則六卿

四 十一 昏禮或迎於庭

五 四 蘇季宜周禮釋疑

天子攝侯卿大夫

勘誤

錯誤

淵清字

魏漢儀

且字下一畫不明

且字下一畫不明

也字下正字上誤多朱字

少正誤作正少

天字上一畫不明

攝誤

官字不明

昏誤昏

季字誤在跪字下

聯誤

六

卿大夫士采蘋采芣

七

又按保氏養國子以道

十三

皆不受之天子故天子亦只以客禮待之

十四

各以其土所宜之木

十六

寬社慎柏

七

遠其心力

八

清按

六

朽作坊

八

不可以一理字混之者也

五

再娶其女

一

孔子亦嘗為季氏史

四

子曰至老彭

七

亦必象契定九州之形

十二

亡而至有恒矣

十三

疑此章有錯簡

十六

子疾至久矣

七

魯讀弁為鏡今從古

十九

則非矣

鄭黨

聯誤鄭

按誤按

子字客字均不明

宜字不明

柏誤柏

鏡字誤橫

按誤按

朽誤朽

字誤字

妻誤妻

史誤史

子誤子

九誤尤

而至誤作至而

疑誤疑

矣誤也

鏡字下今字上誤多鄭字

則字下誤多說字

下論

篇名

頁數

行數

雙行小註
以一行計正

勘誤

先達

五

十八

橫筆而轉小

轉字不明

類淵

五

八

屬窮救乏之事也
曾指戰器

屬誤疑
器字誤橫

憲問

六

二十二

其必言邦國亦非也
高宗天子也

邦國誤作國邦
子字誤倒

陽貨

五

二十

佛胎播而止之
匏瓜瓠之堅強者

胎誤俗
堅強誤否

六

二十二

如動物之胃然

胃誤胃

七

六

又非洲馬打加斯加島有樹一幹挺生八葉下垂每葉相
距約三尺許內多鈎刺且有長絨毛如巨指堅硬而動

或以小片牛肉投之亦被食
句下又謂尚有他種植物

八

六

搖不止人近樹則長絨捲之血肉漸被毀盡惟餘枯骨
名曰食人樹旅行者常以斧伐去之以除其害

句上漏此段又他種植物
亦誤作他種植物

十四

六

博作簿

簿字不明

八

翻一魚徒三薄

徒字不明

後叙

一 十四

廖東庸生

羅漢經

二十一

撫軍長史蔡系

系撰序

二十二

陳留周瓊

瓊撰

均清四庫全書所收

漢清字全書字

行狀

二 五

虞賈生

虞賈撰序

附則

- 一 諱名附習今已破除刻有清廟諱復何所避唯改革之初印刷部模字尙未改鑄如玄燁胤胤弘曆顯慶等字其附屬如寧登炫宇貯竹恬等字或有缺筆或有用他字代者均俟再版時改正之
- 一 應消欲合今日共和之理於官君各章多以應消之說附先子後再版時宜移後另行再下一格
- 一 遺世顯氣是書三島印刷部僅得屬事班器誤知必對影俟後續勘再行更正